閒適劇談

客一日懸白乎階有客問朱晦翁詩陶靖節出處論

其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又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趍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歌罷客復觴而歎曰浩乎陶公之自得也其鳥飛空而雲逸太虛也已車馬無喧託心于境也當其采菊意真悠然遊境飛鳥共還忘言自趣蓋亢曉遊世情者多不

免自裁遂至貪生怕死失其所生若陶公者杰盡自領當羣動之息歸林之鳥惟嘯傲東窓從容以待盡所謂與造化爲徒也故曰得此生余揖而進曰教我矣昔河汾讀書談道足以自樂世稱文中子樂道非也二程於教人尋仲尼顏子之樂所樂何事謂仲尼樂疏食飲水顏子樂簞瓢陋巷失之矣惟真可以言樂遇生境境生情猶小兒入戲場街子走萬花園耳境生情生境滅情滅因觀周茂叔庭草不除曰自家意思一般緣他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偶見於庭草遂寓耳樂不在庭草也程明道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羅從彥築室山

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山中從溪上吟咏而歸者然自得
李侗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
然自適四先生之學實具此趣陶公云此還有真意欲
辨述之以與舜樂天知命君子所詣者貴遂所得者自所
發者充其中灑然其身脫然其會而通之適然必如此
而已昔程正叔問於茂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茂叔對曰
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伊未達
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日始識伊川面
竊謂今世識面者幾人
孔孟之博博于文理後人之博博于考據自子書以來

至今作者不知幾萬家何能盡兼討也嘗謝韓退之詩喚起牕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黃山谷自言爲此詩每歎此詩不解及謫陝川始得之時年已五十八蓋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于春曉鳴亦謂之春喚今野人呼曰話客歸郎此也本朝楊升菴慎嘗言歲任大理府與姜孟賓讀書蕭雲藏有長鄉兒采箇子秋紅之句孟賓吳人博學亨樂以問曰長鄉兒草中徐長卿藥名也箇子亦答曰木名出何書耶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徧檢之無有也近閱齊民要術云箇子藤生綠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

如魚鳥取生食之淡泊其也曰乃知子雲引用必此類之

聊筆于此王應麟亦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

恨不與孟簡啟佚其實可竊謂聖門文學科亦類後世

博學弘辭否然聖門博其理後人只博其事而不必窮

其理揚子雲言一卷　書必立之師然則孔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者抑如是耶

容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八字是曾子從他三省工夫

體貼出來新安之學謂格物爲窮理訓格爲至餘姚

之學謂格物爲非理訓格爲去想宋初朱陸兢起同異

只此耳了曰他只是留告子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

於氣的意思若格爲窮理恐心便動了客又曰如何謂到致良知荅曰只是箇胸中無物了空寂中一箇圓通便是程明道謂蜀山人十年不動心便能前知豈不是是箇誠意養出來故陽明先生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知聖人之享於禮則鬼神之享於誠其理一也

尹和靖請于伊川曰某欲以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適聞寺鐘聲因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曰且更涵養荅曰難以何荅曰只是有箇勿正

忘勿助之間昔謝上蔡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于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客曰誠敬何如余曰不敬如何能涵養若涵養自是能誠之妙太玄經云冥其駁冒脺朒女六切與恧同慙也于中謂其中駁雜以冒純粹雖外以欺人而心不免慙愧也客曰和靖未撞時聲固在之說不幾于佛氏無生之說已乎余曰和靖說聲不以未撞而不在若佛氏須說鐘聲

本是無的因撞始有聲可見究竟是箇無的道理只此不同故謝上蔡一日問伊川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

客談天運之不可回雖聖人有作不能挽之故五帝之不能為三皇三王之不能為五帝五伯之不能為三王運實為之而非人力所能轉也抑天乎天者自然而然乎大君而欲舉乎治不過挾五伯之術而已如曰為義帝發喪曰杯酒釋兵權此其類皆伯者之餘而秦漢以來稱其盛舉也儒生而欲正其義不過托筆春秋之例而已如曰史記曰綱目曰某某春秋此其類皆麟經之

衍而秦漢以來稱作者之家也世運遞其已矣乎故
代之英孔子一付之志焉耳余憫然而排之門隱哉谿
之思乎且神遊乎太樸之風以相從出作入息者唯二
三大雅爲木石爲麋豕以了寄亦得所志矣

漁問

漁爲誰自稱浮沉散叟不知其姓名家于艇業漁而生
苟得魚而市一飽輒傍巖而謳且與水時漲時落觀變
順化故其自稱云爾

余築洞谿湘水時嘗坐洞中讀易漁者維舟其下暨耳
目熟登崖訊余何書答曰周易葉曰不知所謂先君貽

余無他物只一卷道德經至今猶珍藏之願以請也余嘉其意妄自逐問而答之○白漁問

漁曰老子大都如何答曰老子談理淵邃反窮直從那太頭惱處須會出虛空中見道不可名言旨趣自得不可言於人蓋曰道本虛空亦以虛空爲用所謂用之不用無爲而爲者也推以治國治天下亦本此耳看迹實用便爲勞攘後世治蓋公曹參用其清靜以解煩苛亦租寧一治矣若韓非申不害之徒出反而用之而老氏之學並以悲也讓國以亂燕非堯舜之道也燕噲以篡漢非伊周之緒也託威叔以假清淨非老氏之[illegible][illegible]

氏之學極其見廓然太虛要其訣則愛養精神四字而純其成惟曰長生久視是其結聖胎處

開第一章義

首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節老子只見得是虛空的不可名也而強名之曰道耳可道謂可指之為道可名謂可稱之以名常名真常也無態撲破故曰常道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節專就名字立說未有天地之先太虛為休而為用此其始也既名之曰道則是道生天地天地以道化生萬物矣故曰母母者滋養之稱何以不曰父母以道視天地則道猶父也而天地特承而化生之耳故只曰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節比名又下一節指人身上看無欲指

入心寂然而靜言映上無名有欲指人心一念之動言映上有名欲字與禮記性之欲也欲字同兆其妙妙字是虛靈神通不可端倪也徼猶邊徼借所向方所以見念動之所向也兩兆字皆見自兆兩者無欲有欲問也同出于太虛即道也玄妙也有欲亦不可下謂之玄即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也玄之又玄非謂一層妙又深一層也只是吾心之虛與太虛合神通無礙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漁者訊玄禪別義答曰玄禪一種也同見得道是個虛空的老氏見道以爲本虛空遂以虛空爲用反之於身欲煉精以浴神而翫乎不死釋氏亦見道以爲虛空遂以虛空爲用極之于天欲煉神以合虛而復于不生同路頭而分岐處乃見其異耳

問第二章義

吝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此老子欲人不生計較心世間美惡善不善不必辨別惟相忘者一之便能合道至如相生相成等便生分彼此違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此節申言聖人處世如此也作字所作謂代之作謂萬物皆頼作人以與他何治而聖人不辭凡貴於有謂自負也恃謂自驕也聖人能生萬物而不以自負能爲而物之生而不以自驕盡泯然與物不知善下知美也功成不居一句最要蓋惟居乃能受之聖人相不居其成功所以不辭其成也不盡大是能居之謂蓋聖人與道合原與神同体天下皆知而聖人獨不知按此章之旨與釋氏所云平等一切諸法同

問第三章義

答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後世名爭利者紛然皆自上示人以意爲而激成之也使上之人爲然無所向則下亦無情欲之累不尚賢謂不以賢爲上而尚之也難得之貨如珠玉之類不見可欲又總上言之夫賢與難得之貨皆可欲者而不尚不貴不示人以二者之可欲使不爭不爲盜只是心不亂再說贒云示也想此時太古之世淳之若質往令德訓罪然不從然然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此承上言聖人既不示人以好尚而其治又何如哉只如此而已不謂沖然而無諍慝弱謂安然而無爭態貪諸精神向文究部的休抂無知無所知識也無欲無所貪愛也聖人只以此爲治常然使民之無知無欲又能使夫知者之不敢

為皆頭于治之謂即上文不爭不為盜心不亂耳非假決以爲之也是聖人為之以無為而民自無不化又端

二章之旨

問第四章義

答曰道句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此章只是箇形容道耳道不可名而老子自謂強名之者此也沖謂謙虛寂靜也不盈即莊子謂逞而不積之謂或者疑辭淵淵深微妙也似者不敢指言之即聖門如也如字同挫銳謂不露圭角解紛謂不多事自擾和光謂不露其光同塵謂不自潔數句皆是沖而用之之謂如休道如此則湛然純一而道其似或存乎彷彿以其道在是耳子若所生之名言不知道為誰所生也象似也言此道似在未有天之先大之至也章內或字似字象字皆見道不可強名之意

問第五章義

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不有其仁也只是箇虛的意思芻草也狗猶云畜也芻狗祭用之祭畢則棄天地之生物聖人之治民皆至虛為用神而化之不滯幻形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籥者橐之管橐者排火籥也天地之間謂上天下也其中則虛而氣自周流不息以成生萬物所之橐籥其体惟虛而用自不屈次動則風生愈動而愈出也屈者窮竭不通之義言天地則聖人可知故林希逸曰籥竅竅也中字謹上橐籥字亦虛的意思守中言致虛也守者靜定不放逸之謂蓋天地不言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百姓安此天地聖人所以不有其仁

問第六章義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此數句似專言神而氣實秉之者也張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本無生滅何死之有天地間只此神氣老子蓋難言之故舉谷神一端以言之也谷山谷也山谷中可則傳聲虛也蓋不可測無乎便傳聲只神不死其玄者幽而無際之稱牝者虛而有生之意朱子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是也玄牝二字只狀神之作用爲天地所生根何故着根只玄牝貳門戶耳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二句似專言氣而神實宰之也綿綿精微不息之意若存猶云如在無亦而無無不在也不勤不勞若之意推其自然故無勞苦

老子屢舉谷門此一章亦推測到至極了此是上言亦可謂至矣眞實細揣索有味伊川亦云谷神一章是佳竊謂玄牝二字老子只言神妙若待渠放在人身上看亦有之故養生家強推撰玄牝殺高談失老子之精遠矣故林希逸曰此語亦好其意似近于養生之論

問第七章義

答曰天長地久發語辭言天地如此其長久也天地非以形言太虛之神運而不息故曰長久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不自生二字又帶天地所以長久之故自生猶云求生世間貪嗇營爲計只爲世生謀耳不自生言其不自以形載爲生之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後身外身不落形骸之意身先身存乃其身也聖人冲虛合道故如此無私即後身外身成其私私字即身先身存從聖人一已身上說故曰私非希望曰非公私之私然錄他爲己之字樣竟是成就得一個私

問第八章義

答曰上善若水此上善以人言非希謂上善之性如字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illegible]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此言水之性以見上善所以若之者利[illegible]養之而不爭[illegible]下而[illegible]其能也求性此乎就濕[illegible]與衆所惡者而無度之大道忘形有以于是故曰幾于道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此上叙上善之義也君子其與世無[illegible]之謂處上不爭所處若[illegible]也而安其所存者心也所以文其仁愛于與仁則善養愛信實所口言則善于實以為政則善于治人以[illegible]事則信[illegible]其行能以之動則善于隨時皆不爭之意無尤無然後可進至此則與道合矣蓋在於道也[illegible]

問第九章義

答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此章重一退字按退字即復卦復字也天道善退如四時之序日月之虧盈皆是惟善退故能保其所進已止也物盈則必傾揣度也物銳則必折功成名遂林希逸曰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最有理處功名之際而早知退便合天道

問第十章義

答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此章將一神字着空看而下一載字所謂聖人以魄隨神而動是也營營衛之營血之流形于身者是也魄精氣之靈一謂道也即下文神得一以靈之一不離謂相待而生也載營魄抱一是神能載皆魄而合大道以有生故曰能無離抱者合而守之義尊氣以下五段皆隨神而動之妙氣發則和用若翕聚之故曰專玄覽謂玄虛無際眞然大觀也滌除謂洗去其[illegible]之垢無疵即上文同塵之義天門開闔是人身精

氣之通亦造化陰陽之往來也林希逸曰有雌却交感之心說最精獨言無雌者真主在我不有其雌也明白四達而又云無知謂不用其察数個他字須細玩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畜養也道生萬物又養萬物有者據而在我之称恃者挾而恃之之謂長長養也宰者總以主之之名蓋太虛自運貞測其然故曰玄德聖人之盡神亦猶是也林希逸曰此章之意人祇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問第十一章義

答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句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句有器之用戶牖以爲室當其無句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章正是明虛無之妙用輻車輪之股轂所以受軸

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器也户牖室之通明處三
無字皆當者在內之空虛而言如輪轂㨾而成車然
車中空處之處可以受載乃車之用也下有謂物之用
所處也利所云利猶如有中則人皆利于受載之用
道本在乎車之原是也可見而推則知大
本盛入無之妙用則不能亦形器

聞第十二章義

答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
騁田獵令人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夫是以聖人為
腹不為目去是以去彼取此先言目者稍予罔勿
去者先勿視也救未又以日
皆之不能久視白宥非真肯也不能內與門乾井在聾
也與失本發狂謂不得真動也人以緣產色其味諸欸
序引逆失八者或之其亦並于所謂者孫齋者天机泼
也行㨾行腹主小行哉门主外用老子之守主于血精
此如此益欲前守止此無豈所謂大
生而静者形彼川血亡其寻月微假

問第十三章義

答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此章推原人情而言之寵辱動貴患當不起寵辱然人情易動心于寵辱得失于大患惟有道者不然寵辱一心也大患亦無也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去声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于天下此中上篇也而何謂是設為問辭寵辱之也何以謂之寵何以謂之辱而分辨之乎

為下謂人情以辱為下也得謂辱來失謂辱去得之若驚謂驚辰寵辱之來失之得驚謂驚者于辱之去之情動而失真身無身而身字皆以身為者為身皆之皆真身以身為天下謂以吾真身置在天地間作身可當可以皆是無身之意故求希逸曰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生云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

問

明道本此意

問第十四章義

答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此章形容道不盡三名字正是道不可名而微名之也夷平也如人在平地立則渺若色故無形之不見希字古人用在声上說如論語云皦聲希充大詩太音声正希而無聲謂希聞故也最妙蓋声在有無之間若雅者可故無聽之而不聞微細也者希夷微也致詰猶云窮詰一謂道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上謂天也下謂地也

幽明之在天而日月星辰以照在地而山川動植以聚之之流而無止不有于象下不落于形縱之也上下之間物何其多而不可名形不可測于無將其古謂天下之之時今老子自謂也紐即紐繩之紐也道為天地萬物之紀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為

之初老氏之學只要人致虛極耳

問第十五章義

答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善為士者上古聖人也微妙玄通也其心微妙玄通言其容極微妙玄通淵不可測而強為之容者言之如門人狀夫子而曰申申如夭夭如之類

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此上文強為皆強為之容之意與山接人事數者字皆從遲回之若其四鄰人知之意渙然冰釋之

水漸無拘束之狀樸謂形未分之朴曠達也谷言無窒礙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句成濁以靜之徐清言無心于忘濁也以清言安以久動之徐生言無心于習靜也以靜言孰能言孰有人而能如此也此道即上清靜之道不欲盈即虛也大虛之中不容一物故曰不欲盈敝非敝壞之謂即孟子云故家言其久為我之有如云故物也凡物敝則新之若不盈則保此道為吾之故物如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既無敝何新之有成言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林希逸曰是以能敝不新為一句成是一句

問第十六章義

荅曰致虛極守靜篤以神氣言故稱虛致虛極言存神也虛極則靜而能長久故曰篤林希逸曰篤固也最是照下不分了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萬物並興人物言吾老子自謂也萬物非一然而生然自其復而觀之則知其本休原靜老子善觀物者夫物物字又獨指指物以明之芸芸物生多也復歸其根言氣返于根也靜謂氣之翕聚無声見之可言命謂物之所受以生者復命言萬物之命皆本其至靜之中受之以生至此適還其受生之初故曰復命此乃是長久不易之道故曰常此常字應上篤守與下不殆字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此正言守靜之人能合道也不知妄作凶言不知此常則動而不靜故妄作而凶容謂器寬廣也公謂事平恕也王包含徧覆之稱人能知常則漸以合于天道所以能久既沒身又言不殆蓋身乃幻身也不殆言其復命之常如此耳故首章曰守靜篤

問第十七章義

答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此章形容世變愈趨愈下始盡下下民也下字直貫至末太古之時下惟知有君長也而已不生情也親親愛也百姓如喪考妣之類譽頌揚也如詩天子萬年之類畏謂畏法侮謂玩弄欺滅如春秋之纂弑之類蓋至于傷則上下欺凌故曰信不足猶安然之意功就上言事就下言貴言以言為尚信如後世以詔令曉諭民安慰民之類蓋上下以不相信其安然以言為尚事而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則不復太古之道矣

問第十八章義

答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家國昬亂有忠臣此章老子只想那太古之世相忘于道而後世令名之盛皆起于實衰也

但吾聖人之論則以仁義忠孝皆出于性之自然而非由狗名者與老子之所不同

問第十九章義

答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句不足句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此章正承上章之意而言欲截去歷名可復淳古也聖以其人言智謂智謂三者即聖智仁義巧利三事也令猶使也屬即周禮屬民讀法之屬偽老子蓋謂此三事皆後世之文具耳不足為治故欲絕之棄之使民有所向往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渾然大道之世然氣數既流雖造化亦莫知其然者而老子亦迂誕矣故林希逸曰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問第二十章義

答曰絕學無憂此章老子又憤世之甚也絕學謂絕去其問學也絕學之人不擾聞見不生紛

華蓋無清淨故無憂此亦神氏不立文字與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言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教人當于羲皇心地上馳騁無于周孔詩書下說旋之意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唯應之速阿應之和皆應聲許唯阿之相去不遠以起下文善惡不遠之意荒大也央止也人之所畏以辛言蓋人情以惡之法善為甚遠而畏之故務于辛也老子之意則謂我雖欲絕學而亦同于人以致其畏之之心且大有敬畏而不能止說下文自見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〇一段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〇一段俗人昭昭我獨若昏〇一段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音[illegible]風也兮似

無所止○一段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一段我獨異于人而貴求食于母二句總上文而言之熙熙寞寂傚衆也泊淡薄也兆形也萌也未兆言此心不萌動也嬰方生也孩稍長也乘乘似勞不動之狀蓋衆人之競衆如彼而我獨泊然若嬰兒如此也有餘衆人不知足之貌若遺若有所遺失也沌沌無分辨也衆人如彼而我獨愚人之心沌沌然如此也昭昭察察皆非智之意皆特此悶悶逆暗七若殊聲於然所止皆畏心也以用也謂用于世承都無和誌聚皆部衆人如彼而我獨如山也食勤言味也身即聲童盡蕩之母母守指道言抑止諸類而我術如盈者當我之偶異于人乎貴滋來于逝升致不難人之及而推寸共在我者正是不可以異之心正是塗于

問第二十一章義

答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容謂儀容孔大也大德之容猶言有道之士其儀容與道合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此節正詳

言道也恍謂無定見惚謂無定在二句言道之妙如此然中含真精所以化生萬類象猶言形兆也物猶言体段也猶朱子云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具倫之虛但此以神言彼以理言窈冥之際也氣之粹然不雜故疑之曰精氣之至純無疵故擬之曰真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亦此意但此言神氣彼兼理氣言紫陽真人賦云恍恍惚惚火中生神杳杳冥其水中生精與此意同信實也真精皆實有之也名謂道也道之名自生天地此以來亘古今不改衆甫衆類也閱視也以閱視衆甫之生皆既了道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耳此字指道之為物數句

問第二十二章義

谷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曲章

委曲則全一句此謂委曲周悉全體全真也以下五句皆引類以喻之枉屈己也如木能屈己從繩則直窪卑下也地卑下則能受衆流而自盈弊猶壞也物且弊壞則有更新之義林希逸曰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而紬繹作兩句也於是盡少則謙而受益多則反取惑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誠全而歸之

承上文多則惑而言道不在多也聖人所抱者一而為法于天下其所全者多矣一謂道也不自見謂不用明也不自是謂不誇彰也不自伐謂不矜能也不自矜謂無所持也此數句皆能曲之謂總是不爭故天下皆賦予聖人而不爭者之爭所謂曲則全者如此故又翻古語而嘆其不虛也末句總人之意林希逸曰天地之間我無所欠闕我但

全而歸之耳又他何所事也誠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按歸字即所以歸也曾子全歸之歸字同

問第二十三章義

答曰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希即前章聽之不聞曰希之希蓋謂之希者言其自然也天地不過一自然堯夫詩云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是也風雨天地之氣也飄驟則失其自然此字指飄風二句天地為此飄驟不能久則人可知矣道以柔勝而剛強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同得之信不足有不信此節只重一信字蓋信道而後孝道也從事于道總言孝道之人也道不虛無有得于道謂之德失謂不信道而修德也道同于道德同于德失同于失皆歸

于自然來得之謂順道法而行自然也所行謂同同于失而得其自然也林希逸曰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總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盡信者

問第二十四章義

答曰跂（音器）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音現）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故謂跂踵國人行不著地所謂而跟不拙近也二句以下皆四句言人當任自然反之則非道故以之觀道猶于食之殘餘行之贅疣耳畢之之辭行當作形物惡如云神明殛之之類有道之人則不如此

問第二十五章義

答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

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章之旨林希逸曰明道至于自然而極是也有物謂道也混成無分別也寂寥無形声也獨立不改即常久不毀之意周行不殆即行徙不息之意母字與前章毋字同道在天地之先而能生天地萬物故曰可以為天下母吾老子自謂本言道而沒曰有物混成則足豈得而知其名乎名謂定名字則凝其貌也大謂無窮盡逝謂無定所遠謂無畔際反謂有歸一大逝遠反皆是老子狀道而強名之也王為天地萬物之主故與道天地同稱大法至于道法自然則道自是不知其名者皆極贊嘆之辭

問第二十六章義

答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去声輜

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重則失君根謂之本也佐謂主之也因重失輕見靜主躁雖道法自然無重無輕靜無躁躁附躁也惟重而言輕重也終日行不離于輜重言其無輕無重也榮觀榮雖而觀美也縱榮觀而超也然自逍言其無滯無躁也如何者慨歎之辭此以下文照上文王亦大一句以結之萬乘之主身至重也以身輕天下言以身輕試于天下也自輕則臣下不服從之故失臣只見得自重則臣上而驕不能為天下君故失君知靜者任自然無重無輕無靜無躁

問第二十七章義

答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筴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此章數個善字皆言聖人之用在自然而不着于迹也般㨿也謫過也轍

筴物也古人造以為計之之具也關門戶也揵即鍵也鑰也繩索也約貫約也善行道向行引而聖人之度聖人之於人物無所分別而皆能有以濟之故曰善救又能無棄襲明襲字即襲衣之襲謂內照而不流于外也善人本不同于不善人也而為不善人之模範故曰師不善人本不與于善人也而善人因以自省故曰資尚其字猶云彼守善人別於不善人而不貴彼之師不善人遠於善人而不愛彼之資是雖智亦迷之大者知道者不如是也要妙至要之妙

問第二十八章義

答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

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

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聖人亦是中古之聖人故專言德究充大云五帝以御教天下是也知而守之求用知也樣遂者曰知字有能為而不為之道此三段一節雜下一篇雌雌以剛柔言黑白以清濁言榮辱以貴賤言寧守者柔以大剛字守若得忌太清■守吾殺之貴數容山知下說所說也式武者谷塞也■徳不若之德要其無[illegible]識也不害謂不失之也式過若也不式有情之息尺則者而偏夫無極無物地樸氣之然也既曰無物而又曰樸則無物者丹複然夕器宇說得害非制器之器大樸之有所散則各此此器多物有大散曰器有以道呪之與人一復物之器地一其物之器用況其能乎用之兩用器官所也物之為器各有其跂以亦行官也人用器不失其樸則為之表以其德之不器亦式自大也休帝道曰大地之同各有其既以人無[illegible]有以鄉為也鄉哉散[illegible]我亦然命于我有于物有之其也說故見制制度也官傳官也聖人就知所守故以被也制謂之大附則樸細散而留

人之根不散失何傷害之有

問第二十九章義

答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取天下而爲之猶云將天下之物來把做一場事幹也非細指君言爲字是用智力作爲神器謂神明之器非人所能容力爲者以下又申明不可大而聖人不爲之意爲之而又敗執之而又失盖神寶主之而聖人不與也行謂行之而先隨謂隨之而後呴謂呴之而溫吹謂吹之而寒強謂剛強羸謂柔弱載謂成隳敗也皆物之自然而然聖人一無所容心惟去其甚奢泰者而已去字初無所作爲而順應之謂

問第三十章義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
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果而
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
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此章言道不恃兵而自強孟稱後世之強兵者以兵強天下孟子所謂善戰之事謂兵事好還言我以兵加于敵敵亦以兵謀我也荊棘生謂兵後之荒穢凶年謂兵事之干和氣也善即消道也果謂為善之確果而勿強惡其壯也上章云若嬰兒之未孩正只此意凡物不欲壯壯則老故殆死已止也蓋謂壯盛便不合道之自然當急止之早已謂及其未壯而止也故曰致虛極守靜篤

問第三十一章義

荅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
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主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承上章言用兵事見有道者所不尚也既曰佳兵又曰不祥蓋謂三代仁義之師亦為聖人不得已也左陽也上古右陰也主凶恬淡林希逸曰無味也用兵而一以恬淡為上不見不得已之意偏將軍上將軍皆軍中之官而上將軍則居上勢專兵主殺故將處右待以喪禮哭泣以悲哀皆不祥之意

問第三十二章義

答曰道常無名句樸句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樸守亦為木彼之稱則器道大真也道皆有有名哉小細微也不敢臣謂不敢輕視道也萬物賓天地物而言細者謂天地之氣沖和融液而降甘露之道無為而治如出也止謂不敢流失也道既有名則是樸散然造化止則為復人心止則歸道故曰亦將知止知止則不逐名蕩情而樸亦不散故曰不殆江海水之所止地川谷之水趣江海則知所止

問第三十三章義

答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上聲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是智明之施明是智之藏知自知乃是內照故曰明力是獨之用強是力之蘊強自勝其私乃為強中庸曰強哉矯是也知足之人常足故富非道莫先了六塵舒自道非有志而何久謂久于世壽謂壽于天人身四肢百

骸各有其所能鍊精全神不失其所則長生及其死也精氣神全歸真不亡與太虛同體盡此至人超然生死者

問第三十四章義

答曰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爲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記謂廣大無際其氾訓左右謂夾輔推行之也道爲化育之本故能生萬物恃字不辭字所申所謂化有物而不可遺也功生物之力也愛養生生之意不名有不爲主大道自然而然無心成化使是常無欲二字已見前章指道體之屈言終不爲大言至人與道合體也能成其大則太虛一體矣故可任道而成之以其無量

中人

問第三十五章義

答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illegible]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illegible]

問第三十六章義

答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illegible]

許則去傷生利器者人所畏□之術可以制人而不可控在乎人也輕示人則人將擾避之者有不虞之禍玩此辨義則其術兩淋伐幽負必最字

問第三十七章義

答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無為而無不為即大道之神妙萬物也守守宜玩即前章守之靜守雖之守自化荊自欲而化下逝欲作謂萬物指勝欲作紛給擾擾者擾此無名謂道也無名之朴只欲亦守上作肝抵是無君無欲則靜矣自定即我無欲而民自靜此定字對無字義

問第三十八章義

答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

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其意傳大道遂失而始立德蓋求于禮而愈下不德不自若其德迹猶有清淨化民之意無德謂也遂于自然上德無為故何又只一為字上討分故以用也無為而無以為謂無用其為也為之而有以為謂有用其為也德仁何分別德字是邪於已上前之意故曰無為而無以為仁字只為下事之罪之意故曰為之而有以為仁字為義字只為其夫惟知必從故曰虛攘臂而仍之是用力以民之意如所謂失禮則入刑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

彼取此 此節方見由一道守見後世之德仁義禮皆由下而失也仁猶有所愛之也義則有所制之意禮則文之其防檢之也前識謂炎聞見吾人謂禮以此以名者子則曰其之有遂此人謂時令以破愚而老子則曰為是然昔文其意也彼謂後世者為此謂道也

問第三十九章義

答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 昔守猶一云初時也未有天地之先是也未判之時渾沌一片又謂之生一一生二遂生天生地故曰得一云云清主氣言天主形言天以神之功用言穀謂神氣光潔凡和能應也水以道得物之代謝不已言匹則為政不言政而云為天下正者亦兼民化故為天下正也故謂侯其位也言能合諸此一而熱之者一度無若以上孔子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亦實命之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此節言天地等皆以虛無中生出個有來如箱字之類是也如天非清地非寧此不成天地矣裂發壞也發開散也歇竭盡也滅不生也蹷顛也五者皆以無為休侯王之不有其高貴一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耳以賤為本謂不有其貴也以下為基謂不有其高也數車中服猥所會及不穀不敢當與之稱非乎者言其所託如此而皆有不然皆乎致字與上同車以空為用而得車之名如數車曰輻曰輪曰轂曰輿曰衡數者無無車矣上之不欲琭琭如玉下之不欲落落如石皆[illegible][illegible]于貴也

問第四十章義

答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於無反謂靜也天下萬物兼天地人物而言無中生有可見道之以靜為動以弱為用蓋如此

問第四十一章義

答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若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勤而行之學顏子未及服膺之謂若存若亡謂所謂日月不爲者是言猶立言也夾平也若類謂與人平等不立異也於孫也若昏不自以爲深也若偷謂若猶取之也治其也若偷若論皆不自信之意隱方隅也人方不與隅角若有方隅者非中者謂之言有所開謂

之声如天地之声焉當可常有乎人家所見而不可執
如易只說消息變大乎天地不說假形象是也直隱無
名一句總上文而結之然獨推以與人也
與人而北能成人隨蓋如此善守須循析

問第四十二章義

答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言由道生一二只是太極太虛中二謂陰陽也二三只是陰陽入太虛中有陰陽非謂必有此而後生物彼如有陰負陰抱陽謂而陽沖虛也言萬物之生皆稟太虛之氣和氣以生故有道者皆以惟孤寡不穀爲尊而王公以之尊而自稱如此不謂之孤寡沖氣以爲和也我稱王公有謂言我之教人如此而人之所教亦有異乎吾無以其死一句世之所成皆謂以是爲教父云亦無父物者不得

如云仲父之類

問第四十三章義

答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至柔馳騁至堅如水能穿石之類無有即無形也無間即無內也無有入無無間即無中生有之意希及即中庸不可能之意

問第四十四章義

答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此章可與達者道之看得透明貞世味淡然失多獲得也得謂得名貨亡謂失名貨以身視名則身為親以身視貨則身為多名貨之得

失不足病而身之得失乃為病也甚愛句以名言厚藏句以貨言知足二句總承長久見身之為親而所得多

問第四十五章義

答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為天下正數句皆致虛靜極之妙缺字躁急之人則勝其寒而愈熱安靜之人則勝其熱而愈靜故有道之人清靜自然而民治

問第四十六章義

答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却歸也糞糞田也戎馬兵事也有道之世人皆歸農無道之人始相爭以兵蓋見可欲而

繇於欲得之心遂不知足耳有道者所以常足也

問第四十七章義

答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illegible]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去声而名不為而成此章只以神識在內近禪氏所謂覺者亦趙州五臺山看破老婆子之意不出不窺之知見在我之真也出彌遠知彌少祇緣外識耳

問第四十八章義

答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為學謂多聞見日益謂聞見廣也為道謂致虛之極日損謂不自滿盈非損失也無為者道体也

損之又損自合虛無之体而為所作為天下之事自然無不可為也無事謂有道之人一聽于自然清淨民正故能得天下有事即前章智慧出有大偽之意故不足以取天下此章為卒日益一句單提起引下文

問第四十九章義

答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猶云無意也以百姓之為心只是順應而不自生其心也聖人心視天下善不善信不信皆不生分別心然惟自得其心耳故曰得善得信惵惵林希逸曰不自安之意渾字即上文和光同塵無分別也耳目即所謂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孩之謂皆以孩提之童處之也百姓皆注耳目于聖人聖人只以孩提之童待百姓即禪家云不動者是也正是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問第五十章義

答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出生入死四字正是、老子指示人迷悟法門也能出得此關便生一陷入便死情欲壓人如萬斤石最難出惟有道者能之十有三未詳希逸說似未的或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積筭為十有三也似通歸結只一虛字動之死地者亦由此耳動謂動作之猶往也言生民有所動作之輒至死地者其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也上生字言民之生下生字言養其生厚猶重也養生念重情慾以迷陷險蹈危皆不知避故曰動之死地也只此是入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蓋疑辭聞聞古語也疑古有是言也攝謂收攝主持之義蓋攝生只此是出不遇不被正是我善攝處三

無所字正無奈我之善撕何也無死地言我之動作不犯于死地則我既不自死而彼不得死我也聖人無心處世應世如虛舟何害之有

問第五十一章義

答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謂萬物化生之機皆從道出也德與中庸鬼神之為德德字同義如陰陽五行風雨露雷之氣皆養育萬物者故曰畜物形謂出入衆動植之稟各具一形也勢成如天高地下則有高下之勢而覆載以成化育如君尊臣卑則有尊卑之勢而長治以成治功是也萬物皆尊道而貴德亦歸治之意然皆自然而然故王侯之治亦任自然我清淨而民自正是也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

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承上道生德畜而言其妙也長育謂既長而育之也下同盖育所以使之長熟所以全其成覆所以繼其養也神妙莫測曰玄德一玄字最妙王侯之治而透此玄則衆妙具〕

問第五十二章義

答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襲常二字與上章玄德字皆老氏猶韞處始字與有物先天天地先字同義不曰道而曰始以道不可名耳母生之名子所生之名有始以為母即所謂道生天地則天地為萬物之母天地生萬物則萬物又各為萬物之母緣老子太極又添一層看了謂道生太極故其言如〕

此設身與終身不同沒身謂形雖沒而所守之毋常在故曰不殆終身則但終此生之身受用而已兌口也猶家之有門塞兌則氣鍊不勤即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也開兌濟事猶云多言以務幹辦也見小曰明明以晦用也守柔以強強以柔勝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休錯用光而復歸明存內照也襲謂蔽之于內即禮經襲衣之襲常常久也

問第五十三章義

荅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此章以畏字對誇字看便見趣味介然有分別意施施為也我老子自謂雖真知而行之而猶敬畏如此也夷平易也徑邪徑也朝甚除數句皆喻言朝謂朝廷除修治也朝廷之上修治可觀而田則甚蕪倉則甚虛乃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如此自視資財有餘皆喻人之

奸徑然也盜誇謂本非其有而漫誇之也非道言此不得謂之道

問第五十四章義

答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上聲脩之國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善建善抱皆以德言建之而可拔抱之而可脫以與之猶二也德自得于己則不拔不脫矣子孫亦寓言有德能利養萬民天下皆報答之而不忘真謂靜虛不擾也修之身修字就己言餘緒餘也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修之家數修字皆以其所自脩者而及之也以身觀身數句言以我所修如此者而因以觀人之身之家之鄉以推之國與天下亦無不如此也吾何以知之以此而已此字指修之身數句

問第五十五章義

答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日號而嗌不嗄（音沙）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含渾淪未闔之狀厚謂太樸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之情偽自毒虫至和之至皆言赤子為然也攫謂摯食之也搏謂爪擊之也赤子之神全而形忘外不知物而物亦不能害之握固謂赤子之手拳握甚固也朘赤子之陽也赤子精全而氣盛故如此嗌咽喉也嗄破声也赤子號而不怒故声全林希逸曰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長久而不易知此常久之理則可謂明于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為殃矣祥殃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竊謂近世求長生之術皆是心使氣謂心使於氣血氣用事也故曰強物過

壯則易衰老人求益生則傷氣亦猶是也非有道者所以為人不知道則不和而精衰則速其亡矣故曰早已已止也

問第五十六章義

答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此謂玄同[illegible]不作言默不閉門不挫[illegible]而不光[illegible]不[illegible]六[illegible]皆不立異之迹有道之大[illegible]而不為物所由[illegible]同於道[illegible]所以同之[illegible]子親於利害貴賤之[illegible]為天下貴其言天下至貴之[illegible]孰如此道哉

問第五十七章義

答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正者常也奇者變也、者皆有之爲無事謂清淨也邪之道可以得天下自然而然乃無心也此守猾道多忌諱至之賤之音言大道隱而多事之群邪辞謂散等成以防微民之頑代子貧萌上吝賊重出伎巧民其之巧奇物奇怪之物如假師之能滔是也出引聖當取見大道自然之化如此方上古聖人大道之世也

問第五十八章義

答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悶悶謂不用明也缺缺不足也極止也正定也言何伏孰知其所止而亦無定在也所復守上宜添一層看蓋云即正為奇矣而奇復為正妖不勝善矣而善又復為妖推之是非利害莫不皆然非人所能計較也但人情之迷其為日已久牢不可破割傷也言聖人方廉直光而用之皆不着于迹林希逸曰皆藏有于無之意是也

問第五十九章義

答曰治人事天莫如嗇是謂早服服即復守林希逸改作復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

生久視之道嗇謂愛養精神治人事天二者皆人之所重而輕用其情者也然人竭其精神則損已故曰莫如嗇早服朱子曰言能嗇則不遠而復是也又前章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亦此意重積謂所積之深早也充能也積德之厚則治人事天而無不能此能字兼精神流通上者莫知其極謂莫知其用之極也毋字即前章毋字以道言末二句又言養生亦如此耳蓋養生者在于重積猶種樹者在乎根柢根柢元氣之毋

問第六十章義

答曰治大國如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林希逸曰一本多一民字誤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小鮮小魚也烹小鮮只是烹之之妙乃形全而可食也撓之則碎矣治大國亦當如此擾之則亂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神道者自然而治也鬼謂鬼祟妖厲之類不神言鬼不能為厲也兩不相傷言有道之世聖人無治亂之術而鬼亦不為妖為厲如此則言

鬼神之德者必歸之聖人言聖人之德者必貸之鬼神故曰交歸

問第六十一章義

荅曰大國者句下流天下之交句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欲故大者宜下流下謂界下之處衆流所歸也大國勢尊而能下則亦可以合天下之交牝牡喻言以靜勝者牝之本体也牡本動而亦能靜是自爲下也故相合取亦交之謂也兼畜包容也欲入事人謂見容于大國而事之也兩指大國小國凡相壓則起相競皆起于大者故又言大者宜下以結之

問第六十二章義

答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奧字最妙

言萬物皆從此生至妙至妙也善人不善人林希逸所謂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是也保謂守之不失加人即易所謂加乎民也美言尊行有道之言行也此無棄人而何有于不善乎拱璧大璧也駟馬四馬之車也在禮斂貲者既莫拱璧而駟馬則列之于庭故曰以先駟馬言天子之尊三公之位雖求天下之奉尊如此不如沖虛淸淨坐進此道而天下自治矣故下文又申言古人貴道之意以結之

問第六十三章義

答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道本虛無故起語三句皆無為之為無事之事無味之味只是用之不擬意後世兵家竊之有用而示之不用欲而示之不欲所謂轉而為陰謀也而老氏之旨失矣大小多少謂大者守安其小多者守諸其少也老氏之序皆退一著故如此讀詩也輕于許者必寡於踐其言以起多于易者必多阻于難聖人不然故終無難

問第六十四章義

答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

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此章論意與上章同只精微之自然而不收為是貴細多於言是物之不堅固者穀小也故即微而解之射之微如云聚散是也危亂而愈有得失故曰散者失之欲不欲謂不欲之以不欲也不同衆人之欲即不貴難得之貨是也學不學以不學為學也以學人之學為不學即復衆人之所過是也復其反之也然人往往過而不知反還人不然惟守有物合須成之義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所作為也此則盡道矣

問第六十五章義

答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

至于大順善為道謂善六經為治之也智而巧利愚即好孝之行而老氏言之大過故林希逸曰民字下得過當素之與有此詐說之以將所以以之多撰也多智詐民多智巧亦詐百出所以難治以多智之民而上又用智治之則上多術而下多詐計故曰以智不用智者則上亦平而下平一故曰福指人也式以也知此兩者則得為治之大法矣物反反之即反本也源之反大順第上下本自然而治矣以術為戡

問第六十六章義

老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章[illegible]下二字作[illegible]

曰小□而曰謂下有為□□為□紛□其□□□
之詞不足謂罔然民上而不以為厚已不害謂以□
民先而民不以為傷已如此則天下皆樂推聖人以
之上為之先而何所厭斁乎莫能二字最要正見樂推
意

問第六十七章義

答曰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大似不肖謂不大而又似不肖天下皆稱老子以此老子述其言而申之則以為惟大故似亦大乃似不肖若自以為肖則致貽譏矣三寶謂三

者可以合道故曰寶慈自愛也儉卽約也廣如俗云寶用廣之廣成器卽前章樸散而為器則天地間有形之物皆曰成器慈故能勇蓋老氏之心最不忍于人而最能忍乎人一發氣勇決不滯得称中節之怖刻求于老氏以此儉故能廣尤儉嗇則精神省而施為自然闊潤廣大救曰儉賁今捨此三者則必死矣〻者之中推悠為急故宋又以慈結之戰取子夏出見入見而文戰之樂守卽守雖守白之守林希逸曰戰猶莊子曰與接為搆日以心闘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藉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此說得之以用兵言非也故謂天之默佑慈又指天以仁佑愛言希惠則得天之佑

問第六十八章義

荅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句古之極善勝戰謂既戰而勝而道在其勝之處謂配事而氣盛盛則敵人得以伺之不與則不爭

之義與天莫勝於而又從於說是與之矣天言與天合德止古之聖其道無以加此

問第六十九章義

答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此章託兵以明敵字指情欲非敵國之敵也主客則牛為客從進退則尺寸不移皆於敵而之之行無行謂欲行而又示之不行攘無臂謂若攘而取之而又不動臂仍因也仍無敵謂因之向前而又不與敵執無兵謂勞者執而又無兵器吾寶乃吾身之真寶也哀謂而敵持也勝謂得寶

問第七十章義

答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

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吾老子自謂也是易知易行則非數深識探矣宗宗試也言有宗謂言有所自來若主也事有君謂事有所主張無知執人之恩為罰兹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言知我之人既希則在我者益貴肯不求人知之意被褐懷玉奮言褐采布也所被者褐而所懷者玉言外示琳而內實含美不求人知而人亦不得而知之也

問第七十一章義

答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知謂知道上謂上等人也人能知其不知則必求知斯為上矣不知而強以為知為大病也病病上病字謂病自刻責下病字即不知而強為知之病病病謂見其病而內自議者豈復有此病乎聖人所以不病正有得于此耳聖人不復于病病而後不病者亦老子以聖人責望天下

之說故云

問第七十二章義

答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威謂死亡之可畏也民平日不畏威則大威將及之亦恐懼之詞若以心言彼所居謂民心之貴不欲而不覺所生也厭所謂民之狹情蕩欲猶若自厭見所生而不得思長久耳夫惟不厭二句上不厭謂不厭所生下不厭謂生自不厭法不厭則無狹在其中矣知謂知道愛謂愛身不自見不自貴皆畏威之意去彼取此去衆人狹厭之心而取于斯道也

問第七十三章義

答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

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敢謂自速其亡活謂自全其生老子論利害不論是非敢與不敢之間在聖人以義處之君子一求息養精神而已利謂活害謂殺繟寬也天寛廣不急迫而形形色色停停當當如謀究然恢恢大也疎略也夫獨失也天覆被于上如張網然細其疎略而無一毫漏失非有定察

問第七十四章義

答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句孰敢句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此章言人君不可好殺苟玄謂侍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有犯此民不畏死謂民不聊生而思亂如秦時然有非

[illegible]樂市然畏也使民常畏死使字即大爭使民無訟之使
字也不可使謂常畏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有然乎今奇衣
未常不而民畏死者自衆由不畏死耳司殺者道物者常
有司殺者殺謂民之所畏在法之察常有司殺者以
殺之也代司殺者殺謂人主代其司殺者以殺之也大
匠斵謂代司殺者以人主代司殺者猶工代大匠
之斵則工拙然於難免于傷手之患以況人主代司殺
或失其用未有不遺其
傷者衆之亡其驗也

問第七十五章義

答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三段皆喻言上有為
閒上作智術以作為
求生之厚謂生事於生而貪無厭也輕死謂輕用其身
以取死如曾子云以身殺則是也無以生為言但自[illegible]

生之之道而不貪生也貴生即求生之厚者

來曰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正此意

問第七十六章義

答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大處下柔弱處上此章言萬物之生死如此則知所以求生之道矣兵強則不勝罰用兵者好強則或為忿或為驕所以取敗如項羽是也共猶云與所聚也木之強大者必為衆小木所聚

問第七十七章義

答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此章以天喻道
也又以張弓喻天盡亨必將一切下而後當可張故取以喻天道之平準謂此之也故不足以奉有餘而上之
利民膏以厚巳及富者取其者之利以自殖之類求其損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之人乎不欲見賢謂不欲
以賢表見於人

問第七十八章義

荅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
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
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正言若反此章言以柔弱大有所到漂以之攻堅強則岸然其能勝也雖堅破以滴則穿石其也所

乃禍也不祥謂不美之名正言若反謂如此等語皆聖人與世之此言而聽者以為反而莫知其道當如此

問第七十九章義

答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大怨即大仇也大怨而和之然猶之以然亦不盡化也安可以為善乎左契之謂人合人公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其在我則其物心可索聚人和同一萬物雖執必以契而無責於之以甚言其無餘怨也司主也有德謂善無德謂無得于善徹明也有德之人但所司者契而無責人之心無德之人則惟觀其契以明析希逸所謂猶今人言必須之謂分曉也

問第八十章義

答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

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用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

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什伯者過遠曰如今人保伍也

結死使有所是民自相親保無非上之人驅率之也人之器而不用謂民各安其生而不用人之器求乘舟陳樂

與棣行伍也舟輿不用以不遠徙也甲兵不陳以民重死也結繩上古之治也古始易以書契使民復之只是

民自信其四其字其民附所處之上而古本于其之所從民安于上之所服于其之所思于其之為隣鄰

國之切至老死不相往來上古極以之俗

問答八十一章

答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

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

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不美不務華美

也粹然寸道曰善貨然内藏曰知不能言虛中應物而不重自積也以以道而尚物做相大而不宗聖人以道洽有代故為之而不而以折了以天地之常以其仁為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情萬物而無情亦此意朱子曰漢文帝出來只所老子皮膚下道謝安何曾得老子教楊彼得其粗者當時也希者声於楠得其精妙而為之則其害葉使何如耶

漁問終

蘇東坡謂著詩者任意若指物發揮只當做詩謎當觀梁元帝詠螢火詩有云著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烟倒來燈下暗翻到雨中燃若以四句令人猜必以此物當之却不是詩謎

文王視民如傷之心真如元氣生生不息故能視天下

人休息隨觸而慮近世有司近即民者刑民賈血州恐不至正如漁者之志魚獵者之獲禽愈多綫愈密其心只緣心死不仁之甚○縮地符神仙傳謂壺公遺費長房一符能縮地脈皆考能州

署志云成都道士寇洪衣道持求密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蕭撤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于壺公制服百鬼其後兒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知其何昔符罪拱衣不能啓撤曰此非有符以法殺人而無求于人此則符也道七之行法者必始于無加陀羅未名一也攜李終于貪此長房所以死

伽陀羅琴有伽陀羅智和翁名琴和様天池上題云南濱島在未有堅如石文撥者貴名曰伽陀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此以名伽陀羅琴後沒

雷威琴賈管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極石真起香武朝也声韻雄官逐入禁中遠中題霧山中三字人見之號後得蜀郡草堂開話云雷威斵琴多在峨嵋山雪中三山始知所出李賢伯云先公得雷威琴外氏物也中題云峨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號秋堂三月忘味名舌寶代第一云今見西溪家

誌載長兄伯声云洛中董氏畜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唯石礀硯状其声出其外添下隱有傳書云洛水多清泚數高有白雲聖仍多隱逸村得詠南薰詩 見求之問陳又謂長兄伯声云昔年洺色獲一古琴中題云介𡚁大乘成文正音徵絃一足水山俱深此雷成漸琹歐陽詢書陝府士魏野家藏也後歸洺人温氏予得之甚讀書野嘗有詩云恭迟雅韻害琴生陳別界

世謂梁武帝餓死而佛不救昔宋顏忻以毋老目不能視夜覡泣祈天刺血以寫佛經數卷毋目忽明燭下能絲莊果是佛之應耶抑其孝之感耶

媿古孕字鴻鷹高翔而志在腐鼠不若蟬鳴低枝而吸清露也高翔是其天性志腐鼠是其情累故太玄經曰

好𥝠媿惡[illegible]

[illegible]

又云舜耕歷山為漁各該聖人無發發底是變之更深聖人何思那
是思之更淺如易多言夜飛而發知戒不言震矣乃不
于躬而于鄰曾取唐家事自其高祖起時即借兵外夷
至太宗時又用胡人為將及玄宗遂寵安祿山視為子
兆若自年之國聖人則不如是便能思便知變守淺字
曰常人之思之變聖人所不思不變也聖人之思之變
常人便不能及蓋聖人以理定常人以術勝○形骸常
說在野蒼兆牡之外精神常注在風雲變態之中襟懷
常在牝牡驪黃之外○明哲保身四字是聖人之要

然吾儕生平亦嘗以此自力當唐安祿山反時有王摩詰以才藝冠流輩一旦爲給事中竟不能逃死欲鄭虔工詩書畫矣一汙祿山僞命竟貶老而且貧李白何如人也才華無敵矣命即刀賊以坐累永王璘之反郎諸名流非敢妄評然以富貴功名縈擾或者脫㑹難耳不然如摩詰者學心印於五燈瑯琊不知當時作何狀或其名重在位累及不及掩也其要虛名累人也若一祿山不平王興肯其心祿山而不裁乎必有策矣客曰當時雖林謂參禪有二病一病是騎驢覓驢不知公何佛何許是一病是識得驢了騎著不肯下此病更是難醫若儕放

下方喚作無事道人天然信云抑許占道件事如是說得聞信也此下何曾見一人道彼

不肯下騎看今如李如王如鄭者聰明豈不識得盡看他風

波中氣象畢竟是不肯下也客又曰孔子在春秋時底

地周流得不放下寄漫子曰孔子正是大聖神的分量

當其時正欲代天輔世然絕糧而絃歌不倦出股斂蹤

而樂在其中那些兒放不下也若顏之簞瓢陋巷而樂

曾之敝衣耕野而歌那曾得之矣孔子未嘗非他不出

任事也客曰孟子何如寄漫子曰當時只有孟子只為

楊墨盛行故出來雄辯一以明王道一以明聖學然春

秋戰國時縱使安祿山必不汙孔孟孔孟自箇明哲也

客曰今人當作何裁寄漫子曰如時之不得不出則功成名遂身退子房之避赤松不為萬戶侯累范蠡之舟雖越王之重位尊貌也蓋其時及其才而不可出則郤堯夫擊壤稱古今一絕也當存天寶時使李王鄭不出恐未必祿山之反由之詎李王鄭在位恐未必祿山不反只倉卒勞火中尤難爲李王鄭耳如或幹李王鄭的事而致差池又不若恐其下乎陳留市有力舖工年四十餘無家室子姓惟一女年七歲日以力舖所得貲與孀娘婦豢花改長留有女行吟于市無一朝之愛而有終身之樂江端樹以為達者爾偽作得僕後山黄庭堅

皆為作詩論遊戲談從語以雲補帥收述者白
衫綺襆道中挃頭而歌殺余負杖挾裘于後一市驚拱
有李伯時者爲畫因寫以爲圖形嗟夫有夜郎尚之詩
然若以名流坐綠絨驟縣壁中雖歌想一醉飽歸驚帝
上恐亦寂寂鶴浹之歎日客談罷請益於濤浸子曰輞川
足以自名爲恩足以自異高東山之風足以自流芳勳
敢評議于百世之下哉然明哲二字聖人以之垂訓者
平生詩材得魏則于雨屢自有個商量
章惇與蘇子瞻游南山抵仙遊潭絕壁萬仞岸甚狹惇
推子瞻下壁書蘇子瞻謝不敢惇平步以過以筆濡墨大

書于石曰蘇軾章惇朱子跋撫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人惇曰何謂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必能殺人子厚大笑後子厚果殺劉元城陳瓘張湯斷眞微後果為臨安蓋其始人之心已試之矣

先輩教人必曰深造又必曰積累就使禪氏頓悟亦非一日之力寂靜之久入而神一旦有得也

蘇東坡謂人志于字者往往成家畢竟成迺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枝墨磨萬挺不作張芝作索靖今人學有等積學亦程明道寫字時甚敬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此又是後此以予道之言王羲之第十二見前代筆說于

父枕中竊而讀之父因授之不盈月書便大進後學於
衛夫人書夫人見其書嘆曰此子必蔽吾名及羲之渡
江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之迹見蔡邕書許有
得因嘆曰學衛夫人徒費年月耶此觀之縱要學好非
其心之精到不及也若將已悉粗心浮氣未可與語
道者聞道之士必自心始應用標善細書一錢上寫心
經一部一粒芝麻書國泰民安四字只是個心不粗○
詩言令聞令望聞譽間其爲人聖譽盡其德行而懷服
之文如宋時一包希仁一司馬君實耳非小民及田野
之人凡狗私者皆指失之曰你一個包家見貪污者必

曰你一個司馬家是鄧艾之緊係于風俗豈其微哉又西羌人俞龍珂歸明請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忠臣既歸漢乞賜姓包遂從之賜名包順果効力熙河是且變夷矣而况齊民乎

簡端録曰原原之患不在于尭而在于叙徘徊江潭既絕而復異萬一焉畧無遷責友復無嚴何其眷戀之至是故惟忠臣而後能怨惟孝子而後能怨小弁之怨親親也原其是類乎（不許其忠而許其怨者稱忠孝之仁者哉畧北溪云）又曰管仲非仁者也而功如之然則仁亦可以襲為乎此所謂假之而俏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仁

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仰止志有之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其管仲之謂乎不論其功而論其心術哉

五仙之微旨故論其心矣

客告余曰看來仙家主于守神禪子主于出神故仙家以守身不若守神以神之分合於氣以氣之進方合乎其神氣一交親同子母可以長生禪子不若是只欲鍊精氣以發神光以同太虛寂而不滅生而不生又起長生一筆余曰總是收路細思之總一股分不得胎息作下手工夫也客曰何謂胎息余曰胎息胎中之息也在母胎時十個月胎滿呼吸隨母不落已形牍是謂先

天之氣安身立命在此也在臍後腎前是爲玄關曰神氣之府即下丹田也老氏云玄牝之門又謂之復一中正是玄之又玄至妙至妙釋氏指之曰萬神從此處生上與天同一身妙用乃在於此遂要靜坐數息使氣不動所謂戒生定定生慧正是月落碧潭底潭底本無月神通妙用也[illegible]長生者則曰呼至于根吸至於蒂二句最精切蓋謂人賴氣以生只在呼吸上爲用常人往往以形勞遂至耗其氣呼吸不定若定息守神專靜致柔則神凝氣結成丹田聖胎何從得不死之訣以故仙有六字法嘘呬呵吟呼嘻以散[illegible]之氣禅有六字公案

南無阿彌陀佛將心與汝安[illegible]性然待許願[illegible]

客曰吾儒如之何余曰聖門只說仁者壽曰大德必得其壽曰順受其正曰修身以俟然又說到持其志無暴其氣欲無暴氣亦脫不得胎息寧白只不生妄念故曰死歸曰沒寧曰朝聞道夕死而可更疑朱晦翁有言離欲得之術生豈其安使有長生計果可偷吾生則當惜必安然從之與斯言都令人猜

客舉濂溪通書云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而曰顏之於孔未有著述以明其道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

觀孟氏之七篇都是發聖人之蘊了而何獨及顏也余曰吾始如此讀濂溪之語殆淺矣觀他述夫子兩章便見得聖人教人只了得啓發得耳乃憤悱三隅反尤是學者自家自得處又如天無一言而四時之行百物之生正是發天之蘊蓋天也其四時之氣循百物之理只是不言而其行其生是發見處今聖人之蘊至隱而至費至微而至著聖人亦無言獨顏子能見之見乎非目見也不以迹而以心領不以形而以神會猶云發見之見也發聖人之蘊正是亦足以發之發就顏子意將所得于夫子之道上看就着他不違如愚的氣象示此夫子

之道昭昭明明燦然一四時之行一百物之生萬世之
下有潛心仲尼者必潛心顏子而得之豈不是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也當二程從濂溪學即教二程尋顏
子所樂何事尋得顏子之樂便尋得仲尼之樂而聖人
之蘊可探矣客曰秦漢以來何無一人及此也余曰非
顏子不能發聖人之蘊非濂溪先生不能默契顏子能
發聖人之蘊故春秋時幸而有顏子發聖人之蘊以教
萬世無窮萬世之下又幸而有周子能探顏子發聖人
之蘊以廣其教于無窮也聖人之蘊與天同天只有個
四時有個百物以發之誰得而窺測之故曰聖同天不

亦深乎道不在聞知上求可知則可名況有所聞知又恐人不速知正是薄之甚心悟者深言傳者淺悟而深者厚言而淺者薄假如人相知者必其信得那人之心見得那人之心說着得那人之心方可謂之相知之深顏之于孔正是相知之深者比其死也安得不慟哉

嘗讀羅圭峯貽李西涯書云生遇教下屢更變故雖背負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乎（西涯當國劉瑾之變如此）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又公身集者詬百歲之後史册書之萬世傳之不

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瘢切骨）白首老生受用者多致有今

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猶剔猶志（此正）

（西派受累深）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

了幾大加誅伐以彰叛者之罪生亦甘爲生爲敵積

直有日矣臨織不覺狂惕于冒之至（入倍貴顛中勢利捐壁能宿迷依則）

（是非决矣剌者真丈夫也未峯一書足知已）

張横渠言成心忘可以進道又言不以聞見梏其心此

正學道者是說與人一着了聞見就梏桎了這心便難

解脱當初般僧善本（即文郎是也）俗姓段善琵琶德宗召入

令教康崑崙彈亦當時琵琶第一手也段師曰請彈

一調及彈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昆崙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學時令鄰家女出授一品絃後易致師段曰且遣昆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得師之藝云昆崙初受鄰女是其藉是其宿心惟善本先令洗脫此乃教之故此不扞格而後之教易盡也即此一事便見學者求道之心

周茂叔題太顛壁詩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此亦茂叔戲謔文公也蓋諫佛骨入宮中亦譏矣若闢佛須入佛之閫奧而可闢恐文公未然也抑亦魏文帝大流論衡

客謂韓子書云楚人賣珠於鄭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賈櫝不可謂善鬻珠也曰何以謂善不善余曰買者說鬻者勞勞逸之閒善不善之機也楚已不得志於鄭孰謂鄭人拙而楚人巧哉聖人曰作僞心勞日拙○客舉通書聖人之精因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爲問余曰河中龍馬有圖只數點而造化之精示于圖矣伏羲因圖象畫出奇耦而聖人之精示於畫矣精者至妙至粹之謂有其理而無其象畫前之易是也蘊者含蓄之謂卷之則退藏于密散之則彌六合盛德大業皆

從此出故曰蘊蓋因此奇耦是生陰陽是生八卦是生六十四卦凡盈虛消息進退存亡吉凶悔吝所以教民用者皆由此以發之故曰因卦以發蘊後世如堯夫輩數學說出許多妙用又出不得此易卦只他又能理會得聖人所含畜云爾

客問誠神幾章答曰寂然不動者誠也這是心之性又謂之實理感而遂通者神也這是心之妙又謂之知覺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覺妙已動了只是有無錯言在心為念在事為坤復之際在事為則狀兆如蓍龜四體之類推誠則神神故勿幾了只知幾其神乎聖人主靜便是誠了其神自若其幾不從[illegible]則明而知常人皆中許多惱擾亂想慮惟社來則從[illegible]思只一個靈底了只有那世界故又生的是氣為用[illegible][illegible]去然合氣所發豈得知浅恁故

曰誠神幾曰聖人

房老 婦人衰老之稱不季絲有美姿名稱風妙容而雁季倫命相類者十人服飾一等皆沉香為雁布多床令戲之與姝者相對吹有明甲翔風為然則中戚曰尔非族脊打腹安得不別耳時及翔風色衰退為房老

非者被床石

人猫 李義府謂其能容物又謂夫中刀言其貌恭而心忌也百牧曰非

笏囊 自張九齡始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云

蟹醢 借說蟹似蝤蛑腹中有子如黃而大中脂

蝤蠓 內有肉則背負曰蟹脂是也

蝸舍 言行蝸則負殼以入殼形貝所人為負殼如蝸之殼故曰蝸舍

魚枕 謂之丁 魚尾 謂之丙出尔雅

宜者鮒 鮒之人東南海中居湖偏生帶山溪前水中狀如食之宜君見神農經

忘憂鳥 鳥音如鵲養之已憂故曰

詩云 芻騎 搢云驢從也史記云山經則緣 聞公子歸就驪連車騎

法海禪師云前念不生則心後念不滅即佛 不生謂心不動是

一本作不拔是神光内發這便是伏前念是根塵後念即前念不生之念

元郝經當世祖時出使于宋宋拘留之十六年乃得還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絮帛書有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云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覩此事則知漢蘇武鴈書必有之按經在宋宋朝之棘垣鑰户晝夜守邏經不爲動嘗語其下曰向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亦可謂不愧于蘇子卿之流

客誌胎息謂人在胎中一臍通呼吸然不知所生有欲從何處呼吸也答曰曾見人剖竹竹中有一蝦蟆貫其未剖竹時從豈無呼吸者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正見於出此人十個月胎淵一臍通母呼吸當其一呼一吸不得逆於而臍不在我而在母故曰晝夜毋呼吸往來通我玄牝玄牢老氏指之曰玄牝是也以承先天之声客曰丹家至爲胎息之說如何答曰彼謂胎淵離母如果熟脫蒂所謂因地一聲其息即忘故曰剪斷臍帶子一點落根源此處是其主柄必竟在此造十二歲以後逆數從淵後天之數感咢接一呼一吸無復歸了根

蔡答曰然則胎息都何答曰彼氏欲定神翕氣呼吸如在母胎中然東坡亦有通任督關竅之說也亦原于老氏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又此耳客曰於聖門所說如何答曰聖人亦謂常人多因動發失之將視聽言動收斂以致靜方是好學程子見人靜坐即嘆其善學是也若發息之學較於吾聖人順受之義亦不為無補若緣是遂起長生之念便失之

劉秉忠姚廣孝皆挾術佐世者也秉忠侍元世祖于藩邸而定元廣孝於我 成祖于燕藩而靖難觀其所得固有大行於時者然亦所得于心印者必大顯於華夏

數其世之下焉能排其經彼氏之學謂其行斷無用乎秉忠從虛照禪師為僧博學多才藝及事世祖參預政事多其建明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淡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為人然欽遵妻竇默之女乃背異於不蓄髮不娶妻者而廢孝之權衡甚矣秉忠若秉忠之賛助猶不失其雅云

邵子云王降而伯其秦之始皇乎殆皇肆五伯之術而霸用其民者也邵子云伯降而夷其元之世祖乎世祖雜三王之典而參於夷者也

寓言五篇

客曰寓言何如答曰寓其所而寄之謂
文字立不能自述而設之影似名寓也

題丘壑棲遲序

台山張氏作詩若干帙題曰丘壑棲遲稿余於台山莫逆蓋台山標格可方而不顯於時豈古之藏者故自署其帙端云爾將剞劂一日就余題其端余告之曰昔見載籍中楚客題千金之璧同故人立於市客自矜璧能敵太陽之光蓋謂故人弗識也而之市縱言璧以乞售市人考之弗驗咸怒而夫之客大慚走於朝將獻諸廊廟諸貴人亦縱言璧無市諸貴人信之將重價與鬻

亦若之非險遂斥之不復視矣客不知所謂欲以告
故大故人曰汝璧何自識取客曰余昔遊崑崙登丹丘
之墟下見一大壑紅光從中織出隱隱指日不怯因踪
跡而探遂迷所適只深入間見一真龍氏之枕傍置一
大片如石上刻有玄姬瓊女氏自削巢數字竊以歸至
一所遇其人自稱瑶華宮使者折之曰此玉帝遺女於
真龍氏為枕璧也能光過日而善藏第離此塋再出丘
數步即不光矣故人曰噫嘻子迂也甚矣天至精不洩
地至寶不移茲丘壑非是璧之藏與遣客亟復其處光
如初予讀其說竊想大空清飛之氣鍾於物尤鍾於人

人得之以抱負不啻璧爾矣除若清廟明堂之上多以是宜瑚璉棟柱之撰其有善藏者則不在縉紳而在丘壑往往有奇瑩逸焉鳳滴泉石揮爲風雅可以規世矩物暢情怡性當斯際也耳其自得之旨而樂其靜息之真嗚呼所謂若而人者不謂丘壑中之一璧歟台山子之才使從博士藝有司當不良拾青紫信然矣一旦見知宗王愛而館之以制不得應舉乃以詩文名家自題曰丘壑棲逸不知者疑其有將矣乎豈過不自鳴予於有知其所自題也因述楚客之事以貽之台山姓張名大訓永州人

贈高隱士西還

蓋嘗待之子書云向丘氏之右鄉也薄會國而遊毋所之望盧輒返梓里咸狹小之其父戚然憤其不逮嘗有此鄉而望者辛陽君聰敏揮霍抱四方之志精醫理居祿祿與鄉人處鄉人不盡曉其術一日向丘氏父遨過其宅引白而告之曰物以渡淮而化人以越國而弘窺棋吾兒之隘於蝦寓也而奈無子之資以若資而往必有所也辛陽君欣然願從而向丘氏父亦俯焉以子為託卜期相屋亦闕之上稱觴而歌曰辛有子之王兮將與爾之環珮兮瞭佇人其我重兮諒茲闕之若對兮辛陽

君二人南抵蒼梧之野稅駕乎嶷嶽之墟時其地人多病而傷者辛陽君一一以意就理之皆愈所在門其盈車而良醫之蓍克瀟湘矣向丘氏之子因欲還辛陽君亦相與語曰吾醫能澤乎遐陬而乃遺乎父母之間非仁爾雖能及乎踰稔而顧不念乎晨昏非孝不仁而不能爲君子不孝而不能爲人子非夫亟別其知已者一日遂行東皋先生聞而讚曰有子哉若向丘氏之善遊吾以爲尼有術哉若辛陽君之立名吾以爲述吾讀書毎憶古今人不相及也懷庄張子余夙愛其雅因舉而子車南之行爲余告大參尚子江西廬陵人也以賢遊三

吾三吾聞來者必曰君面平陵余始知尚宇之名者則今日之歸也以省親則孝以濟鄉則仁以鄧率宇尚而不忘其所生則可以稱丈夫偶從所請遂惑以贈

題藝隱江湖圖

藝隱江湖圖曰者龍子出以告於余謂所自題也余閱圖而嘆曰亞乎所聞於史氏之言也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夫世有不隱於山林而隱於朝隱於市者將奚取哉夫市人所爭利也夫朝人所爭名也繫其身於名利必爭之地而潛其蹤以試於其間冲然以餘湯然以專懶然以遊可謂逆矣君子曰吾隱龍子果能於此乎

未可知也先是龍子謁余於鎮祁樓談及星命余目之
曰江湖客也肯茗而退又數日持其所爲詩又來時與
語頗知理道乃頃刻而後罷越數日夢圖視余願有請
余曰有是哉楚之裕真士枯於隱輙謝故舊捐妻子挈
窮山邃林而居焉蘇而樵者過之獵而狩者行之傳於
達人高士皆走而訊之莫不曰隱者也愛其隱故相遺
廣其愛故及勞之形疲神耗而貌不灑適一風流先
生往慰之曰君聞道乎山樨而玉牒毛羅而身殖名暢
而實窮君今累矣亟蓄藏猶不失景裕真士遂下山林
披褐鼓琴每日不走市則入朝含笑而嘿嘿與世推移將

周乎四方而視聽不驚汾然不累於世若脫鄣市之人無問貴賤朝夕與處而莫知其所以也數年裕真士遂成大德古有是哉今吾子將矣之譯子之圖殆亦歷彭蠡洞庭之瀾衡嶽武當之巨麓趙齊魯之疆市有商賈朝有軒冕皆且汙逃焉若云裕真士者豈竊志乎而未之逮耶龍子曰非也幼嘗習文困試有司不利棄而藝星命性靑覽江湖得為逆旅託蓋假於藝者也故漫題云爾余嘉其志衍以為說以告夫世之好隱者

閔涯藝帖

吾李生工於畫至為人寫神尤精細綽雅愛之多遺以

言遂成帖題曰遊藝夫遊藝之署抑以盡予乎藝於人
甚微而豁朗自然之偶倪焉不以是爲不能者盡其所
託者固莫之量也任物俗有然者試觀之魚躍於水非
水之能適其躍鳥飛於林非林之能遂其飛蓋魚鳥之
性固託之乎水與林也乎勉乎哉君子性適於其真合
於歷歷極於靈歷世能萬狀若遺若脱或有共乎其身
而不以繫乎其心及其至也將赫然而負於俗人或指
之曰某也能某某也善是是亦了其徐云爾而奚以是
爲盡也乎勉乎哉蓋嘗世稱鴻寶矣而或闕諸丹之痕
世稱鴻與矣而或跡諸日之影豈獨不了之而莫可擬

測矣而或以其不了之念有所存於小技微巧者夫豈宜為衆欲逃乎世而不可得然則以君子之高其所以自全者有在耳豈以世之盡是而累之今李生標格有豁然而達者將與其適有超然而了者將與其際有淵然而醇者將與其歸得子游藝帖竊有望也子勉乎哉李生隱於市以畫自藝昔嚴君平之卜至今成都人稱嚴公卜若二吾之有李生果能使百世之下有若嚴者乎蓋必大有進焉斯得之矣

余生過父說異說

通軒謝氏過予談余生過父之異予曰異也誠然乎抑

奇矣通軒談之不羅子曰聞昔有好談異者乎吾于人
曰隋侯性喜古璧嘗所藏玩物無一當於心因遣發求
濟閣齋孫一所突窅窱羅見有璧翠横金頭之下和氏
出第曰此處多上帝璧也　汝幸獲觀焉與鉤鉤鎗皆平
日所准以開其名而未償者侯躍然若歆拾下和拒之
侯且喜且驚遂寤呼召左右告以所至而取其璧將法
之不爽故飾其左右晌而望之莫跡其處侯曰吾其懵
寐而寢乎左右曰寢矣侯悔曰夢也晝國之人笑之謂
隋侯之得璧也而所託者夢欲者幾其說曰所居泰山
之陽有玄岩焉俄然一[illegible]下之[illegible]

空而吁曰古之仙某某吾胡不與若遊也築屯樓不啻
九層臺之高且陞樓靜坐若將際乎霄漢之境而思古
之名仙相周旋焉數有頑牧覡之竊覦其就則仙覦其
脈則仙又甞為仙語夜半升樓而立其村叟不勝喜跽
而請曰某生也幸乃大仙之降臨也願畫不輕戲一辭
村叟請益懇從容謂曰毋忘爾念毋書爾真毋輕爾視
聽村叟肅然不敢俯視頑牧隱隱聽發步下樓去焉村叟
起待藥物不知所之盡里之人謂其藏詞村叟遇仙矣
而所妄者想談者更傑又為說曰魯之隱君子性至孝
生三歲父出遊於荒去其鄉三千里遠者若干稔不返

君子既長何毋訊父所在毋泣曰父矣吾亦無從也聞
窮楚之極南境弟求其故與語君子再禱於天皆不見
父不已也一日泉從循紅漢而南既哭於蒼梧之野有
老甫憫其重情就而將之君子詳告以故老甫亦相與
語是符毋所述君子曰是吾父也老甫挪曰挪吾子也
遂相識父子還鄉天下聞談者之異而羨隱君子之真
盖父子之愛出於天性其遇也神或相之世之思親涉
影響念頭者不斷俟之夢則村叟之與然耳其不為好
談異者之取笑於人也者幾希通軒氏讖余生遇父之
異所謂隱君子者非其人歟余生名國謨徽人也有四

歲父亦居於是求有婦居保劉女生一子歲久不歸余先
氏之親於母黨聞其涕泣不已嘗遇一老者即其父所娶
蔡氏之兄也因得知其父所謂奇且異故予於斯而詳
述之既以徵余生之所以之真而并以警夫世之爲人子者戒

書云齋

客錄許文正公事元君曰文正事元予不忍言之弟伯
綠姚樞遂得伊洛新安之學以興教化正是用夏變夷
而非變於夷者惜其生不辰耳客曰劉靜修於宋亡益嘉
定二年也已秋九月作衛傳者不到嘉定而日金泰和
九年九月生衛於新鄭縣則是金人矣是時蒙古方強

以侵金之漸尚未正罪以亂書如此答曰天何生衡而
不際其時也生於金長於元非中華之族名曰元世
祖中統元年賀栗理宗景定元年庚申也衡年五十三
召至京與王統志不同除爲太子太保辭賞賜之也
衡不安于義力辭得改國子祭酒尋謝病歸至元二年
復被召命議事中書省奏疏詳明史稱其草不欲傳聞
以多病命五日一至省帝嫌懷復召還奏對行極以議
中臺院行移時宗親禍且不與衡曰吾論國制于未幾同
合爲衡之政宜在中書於國以事中之傳除左丞衡
後入辭免上命左右扶出既出及闕又奏曰陛下命臣

出獵帝曰出獵何以從至上京乃謂阿合馬之術容
國不報因謝病請改樞務上以為將子荼酒大意文統
阿合馬之際危疑亦急矣胡人自信任其種類我未信
而誅可謂智乎恐爲一不測爲斯文變賢者如是乎未
審出處如何答曰孟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句
至輕議衡哉曾讀楊恭懿傳謂至元七年恭懿與衡俱
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是隱者也一不至一仕
至遂拜左丞即書法明而判然可想也又云衡日於右
丞安童稱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一年詔遣使召之以
疾不行十二年詔中書如漢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詠

相遺書中依元智爲書致命乃以道自重者後恭懿[illegible]不受爵開恭懿亦有所譏納惟不肯受官若文正只出而爲師不爲相亦似矣出使作相想只欲行道以變夷客曰仲尼作春秋例有楚越吳之書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死不肯帝之元世祖果能行吾道乎世祖謂衡曰公爲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奚度文正必有不安於位之態君臣不信如之何其能行道答曰文正只爲那名重了客曰許文正臨終謂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竊謂名不

累人入言[illegible]之累又何用名爲不欲
請謚立碑而又使子孫請其謚則名不滅而累益重故
又不若惡其名而逃之如箕山如潁陽得矣答曰文正
道重想在元朝必有濟世權宜答曰道難於權名難乎
副後世賢者往往以名負累如夷齊之首陽山之餓
京許文正之仕元皆未若吾夫子之之公山氏則曰吾
其東周往佛肸召則曰不淄不磷便見權妙處惟聖神
能之答曰文正亦名儒答何過之深答曰么何傷前輩
若此哉士有不幸而生其世負其名進退可否之間當
槩之文正則能自槩只是懮了耳若至死後不請謚不

立碑於是揖了惕如尋道何余俯然啟而拜曰敎矣遂
係述之

省言四篇

客曰省言何謂曰省義訓似令竊聖賢之緒餘以修辭
蓋不敢以信於心也蓋有所質焉故云

修社稷壇記

夫成民之政社稷為重蓋曰民命重矣建國者先之義
毋忽緣務以飭以秩祀則有時以肅域則崇營以徵[illegible]
則欽在不嘗然也自天子爾極之鄉統是可稽而縣
令[illegible]氏[illegible]之曰[illegible]天命而三[illegible]

備焉是良有司之器物也祁陽在永號稱民庶矣即斯民之休戚飢寒之日所司所司歲祈登以饗之民抑亦享先王修社稷之義而靡焉爾乎縣治北一里許為社稷壇先是有司葺其地者無漫漫然蕪廢盡年一舉而臨一舉而去輒忘之矣嗚呼識若此視謂弗由蕪棄庀焉君子曰以神期置神將懲焉義則重責長有司未須理稷之前齋許公性堅確古君子也抑我秋來視祁明年乙亥春春仲制舉于社稷見有不即者焉若款圖不果越秋仲又與于社稷見有役如前者則然無亟不安又謀果亦越明年丙子春仲戒舉而是稱是也則其獄

然之心若得成晝焉一日坐堂上召父老里長而諭之
曰汝知社稷乎雖然相對是我祀主穀之神文諭之曰
汝知神乎亦雖然相對是我祀一方求旱豐歉必於是焉
禱公喜曰民可以將矣役夫奉神不敢屋而以壝壇
則乃圮于是遐工肆石周砌結臺埋之莫不知其為壝
且曰饋而因斯壝之謂也是能尊社稷之神適其荒然
介民居交於通衢時則畜且踐穢之絕無禁廢於是命
吏度城闉以磚牆面街樹表題曰社稷壇過之莫不知
為社稷亦曰歷度儼且莊哉有神也祈民頼社稷若茲
先時爭二仲循典修祭事率奔走强立忽風雨至草草

卒事而罷乃又於是駿工師計楩材構室若干楹于壇之左下俗歲舉赴次匪日自逸抑曰對神在則身在就次玉叐開于禮度是皆叐也比成父老里長千于祖告曰今日社稷大觀其奕尚齋公猶不以自多將而秩祀則僉將㦤而齋宿則僉豐年而徵發則僉觀風君子咸諒其義毋怠也良有司以貽茲上者自公其可傳也歟哉敎諭林君華奎徵予言歲在大明萬曆丁丑秋九月也爲尚齋報政之期者徵書之命茲亦其一云

壽黃隱君五十一

夫人自壽而壽於人是必有所爲其受有於天而承其

意於人者不偶也隱居黃先生五十又一矯交走閭環觴為壽隱居退然若不敢御有詞其間者予蓋識隱居之心而得其為人云隱居幼業儒性不樂拘檢遂脫然為白衣君子嘗適處御安之不吝貲充坦易寡城府更喜佛教嘗肖觀音像奉于家太孺人皆謂吉于隱居家教隱居嘗語予曰當失徵君時環弱殁示予一人孑然若夏祚之即墜語訖淚下不自禁予之睨了隱君與隱君之語于予皆隱君之心也而予識之矣即其心與行皆壽之可徵也今日為隱君所共望而壽之者抑如此而已乎未也夫殺動植物而古今稱動眾之壽者必曰

龜與鶴以所息者完也至若植匪物而古今稱植焉之最者必曰松與栢以所耕者深也若隱居以簡易自立不於紛華中馳驅得狀而且息焉培而深焉不有過於物者而可以不老其質則進於壽又曷豈矣或疑隱居性喜與人接又喜臨事獨與夫勞也而神非其狀也要予以言爲隱居壽予謂昔見南伯子葵問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學耶女偊告以聖人之道推極于外天外物外生而不厭而予非其人也今隱居康然若覺果使進而有聞道若南伯子葵焉將毋藏修游何與龜鶴松栢之稱所謂依自

壽者皆其所有也乃今稱觴兕觥壽于人者乎而隱君之福蓋以宏若其自壽行機如開女僑所云則他日之奇不在人之祝而在隱君之心常毋泄泄然云爾

壽分守侯憲祖朱太夫人九十

蓋聞大丈夫之自立能奉其母以慈壽又能承其母之壽以顯於忠而理豈一乎歲世述毋氏之賢能及其子以身壽又能弘其身之壽以脊於時而理豈二乎哉之南山若松與栢其根然而彔者不知閱凡幾稔昔日壽也以松栢乃其盤旋而畜者深函藉而資者厚也積是下有千年之茯苓焉一出而濟世遂能登人以壽豈

予松栢之壽與其壽於人者理不二也蓋大夫侯佔來
永將州大夫迎養適今三月七日為九袠又一之辰我
嚴大夫承歡登次煦然拜其下進於大夫人曰壽永郡
既永之偏州縣奔走敬詣拜焉以壽太夫人莫不謂今
且九袠又一而未之艾也太夫人自嘉定名族旣歸侯
氏蓋古貞烈之風有孚紛而旣以微於壽惟懋大夫登
甲第蔚然文名所歷歌脩者推御史其學茂有丰釆偁當
太夫人之心而益以益其壽歟則所謂及子以身壽奉
毋以蔬壽者蓋兩相消焉自是懋大夫立朝之日多居
井里之日少不忍一日少離太夫人所往必俱焉歲豐受

節鎮崇興縣于永狄人求其歲澤者曰顧太夫人壽以
永使君之德那將軍制大邦柄爾慮度群然有鼓舞于
膏潤者曰顧太夫人壽以勿替清時典刑之選幾而佇
倚召內當機軸係天下重望朝士賴以師範者曰顧太
夫人壽以長應有　明天子良臣之佐是乃承毋以顯
忠弘壽以答時者不啻氣相應足矣夫松栢能自壽又
重其祿以資世之壽然而稱者惟曰松栢壽緊我慮大
夫肇人乎爵縉紳歲迎太夫人色養匪懈故曰今丑九
袠又一而未艾也其可期乎與哉因諸君之狠述理一
之態以祝云

贈玉翁蔣公[illegible]序

蓋聞之君子以[illegible]澤其身而以其身之道澤於世而後成其私以兄一邑之民一郡之民推之與地之民又各以其分量而私諸公達者曰若此哉君子之所道者誠宏以遂矣永郡望在楚地之南而三吾去永又百里將其一邑也冨惠大夫玉翁公祖以文冠海內英一執光霽而奉之玉韞珠韞其所自澤者裕也秉符來永首入境而問俗曰郡閥冨惠大夫不聲色不易民不與政郡之士民走城市越境而望澤焉咸慶曰樂有大公祖如斯乎將黎稔而休浴之所類極矣郡之士頌枝年來而或有

不盡惕者然被其澤而興焉資其奇然者以緣飾其閭然者以孱乘其迫然而適者以暢于順而士行所以益修邪之民不善積者以一荒輒告急者然被其澤而將焉資其坐嬾者以樂亟其示朴者以趨約其平恕而明決者以行業而民俗賴以孟阜邨之界營叢殷交通百姓者被于役不即休者然被其澤而蕩焉資其與民者以有嬉其屬禁者以蠲好其勞遺而中批者以節力而民聚賴以益舒所謂成大私而各以私諸心也邨之上民並其微哉求邨所轄者八州六縣有是邨之士民則邨之以成其私而各以私諸心者一州六縣之民又豈

貴鄉貴貴州通有無湖道之命
大子攜翁以往今且去求矣祁土民希相告語而至
别乃其私之之心與去思相為終始者又局同論述云

許文清語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
事則難○開卷不喜不欲者可以當大事○覺人詐而
不形於言有餘味○戒大察大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言當留心○賠言以名位期人
不若以德業勉人○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
人不能為之事功○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

人欲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德乃進○萬起萬滅而

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與（走散何以人疑盡不若從家女心豈有出入）

之說○或讀書或靜坐或與賢人論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

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若語之者不以易吾一日

讀書之樂（此要在無求於外資養者）○少言沉默可以求妙○因喜而

多言發氣強而志亦為之變○接下言責簡不可以冗長

○常乘快不覺多言在夜枕席不安益神氣為多言所

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謹言乃

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謹言最是

難事只與人相說話一言兩言說便是失言日則

此等世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費無於

大也謹之　早間多問人一事為失言（字些坦直常時發狀書以作銘）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因快而易事○得步守其分

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薛文清曰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

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學觀須究夫於一動一

靜之間謂為天地人之至妙蓋從古道理亦如此於人

心正在此討分曉聖門惟顏子能覺在聖人則不待覺

所謂從容中道所謂誠則與事又曰纔自有甚繫便為

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本

嘗自以樂為然也愚謂此言最宜深玩又曰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子之樂可識矣愚謂此真能尋顏子樂處者

人身上有五氣曰金木水火土蓋木火既濟金木生克必得土以承藉之故仙家謂之結聖胎又名丹田有五德曰仁義禮智信蓋仁義既立禮智表裏斯了信以爲其實故聖門謂之入聖域又名誠身

一日於逆旅中見一書辭云朱子平生尚氣不群見呂東萊與人亦大過故欲意力戰之如子於刺學校廢必

欲[illegible]易[illegible]

諸闕之語有間於今有今日言說亦不可發宋人小說笑之謂何異俗諺云王波去四豐依舊是王皮乎觀此則其悲發小序非其本心益可驗矣一按此說將朱子又喙論氣好勝習子思數人亦云有幾觸情之端可難指若到辨之明而後已皆不能他動氣暫也目諸洲之辨皮毛學者而以好時月之系怪其晝辭又云[illegible]又嘗思今之學者知讀朱子五經而未探討宋子以前方然知杜子美以後詩而不知杜子美以前詩是以詢而求其源該所云開剪裁鋪客人來問機坊者也此說其法書評蓋學者只屈心观道理良以萬說傳子一理說加子褚之什說作李杜發亦是說作另女與悅亦是羞理不二矣大都六經聖人以之明道發揮之又次之又為

之說又為之箋正是給人人孫若臣心談道不必甲乙異幾疑與了自家主翁

客談古今士氣答曰三代以上上之人高其氣節故物色海藏而士顛以逸三代以下下之人自負其氣節故負志長往而竟淪以沒○人之生也直一直字天機一動處便是終轉便涉於意擬謝云夫乾其動也直造化只如此聖人不思而得亦只如此大賢以下思則得之

○聖門教人多在事為上功夫惟教顏子在念頭上功夫所以示之四勿○顏子自念頭上功夫造之事為去閔賜以下只在事為上功夫以及之念頭○客談宋儒令後人間魏氣稍下[illegible]

炭才散便無如火特然尚有烟上只是烟散蓋緣木之
性無以繼之荅曰火氣在空中未嘗無一待薪而傳今
謂木既燼無以繼之火無所傳則可若謂火因木之燼
燼而遂散滅則不可火之滅緣木之性無以繼也若火
豈有便滅而散者耶火滅有煙正是火氣歸虛之妙
客談陶中散大夫阮文貞處士一榮以爵一誅以德何
也荅曰陶弘景自號華陽隱居初夢青龍自懷出并
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遂有娠及弘景生甫十
歲得葛洪神仙傳有志養生比長續學尤善琴棊工草
隸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舉

辭祿止句容之句曲仙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也名
金壇華陽之天周廻一百九十五里昔漢有三茅君得
道來掌此山故名茅山因築館若隱性喜山水每出遊
遇澗谷必坐臥盤桓吟味而忘時沈約為東陽郡太守
累書要之不至[illegible]元初更築三層樓處其上遂與物絕
惟一家僮入侍每聞松風響輒欣然有樂以故性益靈
遇物便了晚移居積金東澗善避谷導引之法深慕張
良之為人云年八十五卒贈中散大夫阮孝緒父彥之
堂伯父胤之無嗣遺財數萬一無所納皆告于父曰顯
逝[illegible]侯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

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亦莫見其面人呼為君士所居惟一鹿床竹樹環繞時御史中丞任昉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為名流所欽服如此後于鍾山聽講母王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蓡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偶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服之疾愈人嘆其孝云遇張有道請筮之得遁卦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因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分為三品凡若干卷年五十八卒門人謚曰

文貞處士夫陶阮皆隱君子也自門人之誄出焉其近
德者弘景者又何有于中散哉
世間至親無如父子子妨然諸計一行輒入之所謂帝
虎鑠金是也嘗視南宋將王懋子王楚為義與太守時
有謝超宗向懋乞書為楚求一吏曰大人一旨如湯澆
雪耳及至楚旨谷以公事不可超宗因怪之一日超宗
往懋處對諸賓戲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大慚及懋一
月請超宗家超宗與之精白鮑音素資魚鹽羹鮓磨肶音尺游脱懋
問那得佳味超宗說言義與始見餉陽懋曰大人豈應
不得那懋大怒言于朝貶懋供餐不足畏失郡廢棄久

之夫楚之不信其子婚曾參之不依信其切否今止謗之難如此哉○答說夫婦有別這別義如何答曰夫婦不以情勝君子當有檢義之惧故聖人教人以人倫獨于是主別若執者不知別之義便至夫妻反目嘗讀孟母傳謂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教之孟子謝遂留其婦是則孟子之娶未嘗不知別也而孟子不悅似反輸一籌若因閒相儐夫妻相對如賓

可其所謂有別者如斯已乎

一日讀王吉傳謂吉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儉而怪其奢故俗稱王陽能作黃金夫吉因作黃金之名而不失為廉如此予性不善生財然頗輕財勇于始公嘗捐貲為合縣建迎秀樓治江東樓閣及刻縣志脉化集閒適劇談所作狀不啻數千金雖寸入累出積歲月有成耳俗人視予狀將指予有垂積故惑于吉而晋之

能勝卯于漢有光父來吳而識之曰嗟乎 蓋以香自

焼骨以帥自銅鐵歩珠子矣乃罪吾往也遂遂延而去莫
知其詳蓋此老非常人所測吾從者讚勝出非其遇耳
太史公曰吳齊爲拱柱下爲工其說固有所自王吉曰
休則俛仰俯字仰詘信以利形發進退步趨以實下人不行則
下虛弱不實 吸新吐故以練臟臟即五臟練爲練氣也專意即若息發丹田
積精以適神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按專意二字釋
氏以口中出風名優陀那出風出已還入至臍若臍下
二寸半則冊口也又云有風徐上有風能下心若念上
風隨心牽起心若念下風隨心牽下運轉所作皆是風
隨心轉作一切事譬如人牽關捩音疊發也即影技種種所

作挾繩若斷于無所聞文四十二章經問一沙門人命
在幾對曰呼吸之間佛曰何謂知道亦只此意蓋禪以
見性為宗故指性為風恐為心念所引乃欲死其心如
此也玄門有志于此亦如此鍊息故云聞哀
禮云父名子字南宋劉繼自負才氣嘗稱汲黯崔琰為人
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二子曰琰字季珪後皆不得其
死若蘇老泉名其二子曰軾曰轍而謂禍不及轍是蹈
意規汝仔有王戎之受文向宋羊玄保長子王戎善處
儕對侑云安謀嘗嫣其輕脫而曰此児必亡我家後果坐
旺謂逆誘沪女鴡名咸二一弟文帝點名曰咸曰粲謂

玄保曰欲令鄉二子有林下正始儀風是君名之耳今見世俗為父者動輙以希孔希顏名子宗堯宗舜名子甚至以最下流之品而目爲以名此當與戳劉前代聖賢同律吁父名子其慎之哉

客談古遺意一二事曰周以前君臣接見想只是循今之庭參耳周始禁燬朝儀立族談者孟子亦云不歷位想當時雖無朝儀亦有朝班觀周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分明是朝班漢以後始朝儀肅然至唐又舞蹈山呼舞齊矣大都人臣

自令知敬本萬曆中一御史曾早朝糾儀之作及殿上已戒嚴猶以圖恭不聞入班又被糾君子言恭之士自賊類如此如趙忠宣待漸而恭敬蘧伯玉夜過闕而不忘敬猶起人之望如此哉又古者十里有廬廬即小室也猶今之遞舖廬有飲食以可憩息故飲食之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謂大路室也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積謂餼貨候館客之館皆遣人掌之以待賓客委積即後世之廩給賓客即後世之仕者緣當時分境故遊宦罕稱賓客若後世天下一統仕者有廩給有夫役亦卷蔣之義云不而苦其所之則必吸民膏血又挐獸於熊羆之類猛禽於鷹隼之類周官有冥氏掌攻猛獸

各以其物火之謂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

翨音翅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謂先置所食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脚也今民間欲致鷹鸇多以繩張網或置魚與鷄於內候彼下因而結網之蓋此事古猶掌之官今一置民間不復有官掌矣但備編之戶籍以便稽查取供物件

謝安携妓遊東山南宋王裕之所居舍亭山林淵環固俻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又鄭谷嘗遊鷓鴣詩以此起譽時稱鄭鷓鴣其詩云煖戲平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鷄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

征袖濕佳人絕唱翠眉低相呼 相喚湘江曲皆竹叢深

春日西

王浚川廷相答何柏齋論造化十四篇只可常灤言耳理氣全未透徹只信地高談以詆宋大儒宇宙內流形只一氣耳先聖謂氣必有所自來故儒者却說個有理斯有氣今王何却云理能生氣豈有箇理在那裏為生出箇氣來耶易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欲說道只就形說個形而上便是若論理氣只論氣便要須會那所自來便見理了如何說理能生氣則滯矣

一山非[illegible]中獨見外見往來人紛紛[illegible]行之將

號一以有記類說十首前刪詩嘲傲視世者送余懷

而曰是予千愁只消一醉百慮皆緣此情今紛紛者與

其老者同世也而此得其生

到溉餘臭南宋時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或遇事有不允溉嫩相謔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字作貴人孟敬容時方顯貴人皆下之溉待之如初溉祖彥之以擔負力給故世以為溉云燕孟子燕元希憲一日方讀孟子承元主召因懷以進元主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義之旨為對元主善之因目為廉孟子

辟支迦羅此翻圓覺又翻獨覺者言生無佛世無佛自悟云亦南宋主固信佛

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則念佛經嘗聘魏因宴享祭請

停殺一羊羊於囿前跪拜又妄是明池魏人以南人嘗

魚大設罟網因以佛法咒之一鱗不獲此亦至誠所通

漢武帝始置樂府後人云擬樂府始此古蘧大夫車○鄭尚書履

蘧蘧伯玉也為衛大夫一日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闌下車聲靈公問誰夫人曰必伯玉伯玉賢不以冥冥惰行家之果然○鄭鄭崇也漢哀帝時爲尚書數見上必曳草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盡崇數求見諫諍傒如此

歲時氣候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侍中四人

侍中在南宋時見貴孝武帝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韶何偃為一雙文帝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同侍中一日宴殿上既出帝目送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啓恐後難繼先是王嘆與湖覽並時名約宜至侍中不必諫仕進君子曰苟可以了心不必若此也若王贊之為五兵尚書未嘗一詣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蓋有是朝隱之志則無此約若峻覽之約必無此志矣又王延之阮韜並劉湛外甥離有早音湛甚愛之語人曰猶從甥射一延之為次延之甚不平及延之頭每遙倘下淅與仰上同以武帝聞之與延之書曰昨未嘗有別意旨出到突月且收郡訓訓說謗利盡如此

程明道與道汝[illegible]論[illegible]刻急臨事著心之時子三思而行章意 又曰唯恕上合著心 此即聖門終身而可行者其恕乎章意

隆慶辛未春過岳州時分巡李惟觀人四川 遊余欲岳陽

樓遂相傾語及世情惟觀忽發声曰當今高人惟有山

林而已是歲冬惟觀遷山西參議遂引疾歸高蹈漁家

詩云野水千年在閑花一夕空近来浮世狭何似釣紅

中末二句即惟觀發声遺意也因誦薛西原恶貽往後

渠書云常惟後世決非可為之時吾人只有隱居講學

一節為可努力出而行志不如其已也志之不行吾何

求哉將回面汙行以求富貴乎何時與兄築室黃華山

中誦詩讀書悅心神明其樂何如也時邁文已無意仕進但令仕者必抑志時發乃得安其位若欲行志效古人孰謂西京之論性觀之嘆果狂悖哉

劉采春詩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江商多外故其最若心蘇東坡與琴操老大嫁作商人婦作商人婦只為女子老來生心此尺求作

坡神訣稱心與汝安之音

鴈使受記

記謂約相設啟詔也穎川大守為當道廣漢擇其下中有可用者獎厲而使之受記猶云有以故達得其姓名云

有郤佻隙

即訊

謂不下獄即詣令就問之

寄

謂以事相託即今之囑託

三始元旦也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新

芸

音術諢忍豹齣宜逝古列字遮古壯字附仕傳楊芻尾尾之恩逝出演書見演書字

撻李

要日行李壯抗回附行人往劉老成時以年年六附

談一人自遠來問曰悉怛起坎其人跋卜瞿耶尼谷
不知以所答余曰此佛書語也佛書謂閻浮提中日弗婆
提西日瞿耶尼北日鬱單越夜又漢言天地佛謂之提和越
○阿耨多羅名無上上佛陀義有三自覺覺他覺行蘇利耶日神蘇摩
月神乾闥婆是陵空之神為上天作樂緊那羅猶言似人而非人為諸天絲竹之神摩睺
言化身八萬四千由旬舉手掌能障日月今陰陽家亦有羅睺之說日兩玉宋謝莊風華為江右
若一時謝朓亦美姿一日二人俱存成帝顧謂群臣日送日一時頗有兩玉
客談朱文公謂人死則氣散消無餘人有不伏其死者
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兇死及僧道
既死多不散者雖賢人安於死豈有不散者曰氣原是

無形的而散者乃復於無形也非消散無餘若不伏其
死者此氣不散此猶合氣所結而然也非氣之本體而
為之聚散也聖賢安於死一安字如何看孔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若聞道而死此正順其聚散之常便是安
僧道喪得精神視聖賢之聞道如何爭且能說死不散
若聖賢誠意正心其平日之養又何如者故曰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故及其死也其魂氣與天地日月四時爲運用理不有
散者且觀之地上許多物到秋冬時一齊歸根復命順
遂造化豈不是安於死也至明春又一齊生出許多物

來而可謂之消散無餘蹤迹白小奇竊然也皆爲[illegible]迹

何曰此精魄爲之此爲鬼魔陰然久則必散

賀狂張顛唐賀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尤受知工部尚書陸象先象先驟鴻引之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在恩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八分章晚尤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嘗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又善草隸書將有呉郡張旭亦與知章遊旭工章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人稱張顛天寶二載知章以病上疏請度爲道士還鄉里仍舍其宅爲觀詔許之年八十六終乾元中肅宗念侍讀舊臣下詔云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宜追二品之班光遂四明之寵可贈禮部尚書

令世間有許多奇異物狀不是盡出我中國也有等號

規矩準繩中做出這些精妙此謂之機乃中國之伎也

若梓慶氏之鐻漢陰老之桔槔亦是有等離乎規矩準
繩而變化許多怪狀可驚可駭者此謂之幻乃出西域
傳入中國也杜佑通典謂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
始於善幻人至中國如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
足剔刳腸胃自是歷代有之至大唐高宗惡其驚人勅
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嘗讀王制禁淫術不中度器又謂
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蓋謂漢唐間用異域異人曰百戲
曰散樂不啻淫蕩尔者入　聖朝絕無此盛德哉

反音掇謂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以祭喀神　㛂音愛嬉
軷毛詩傳曰祖而舍軷飲[illegible]于其側曰軷　狹也嬉
音術邑中路也字迟音遲音[illegible]迟遲不音郵鄰駛音史駛
術術邑中也遲遲遲也駁之走也駛之行也

雲散也於旦切[illegible]音闞不飲[illegible]也[illegible]音注[illegible]賦曰[illegible]然雲開[illegible]力漢[illegible]下故[illegible]冲曰[illegible]

回内腰[illegible]音[illegible]大[illegible]音[illegible]亦音[illegible]謂縣[illegible]也[illegible]下也火亦木理之常也

抱朴子謂南海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上生

一種木但小焦黑耳人或得以為薪者以炊熟之又灌

滅之用之不窮又齊地記謂東武有勝火之木燒之不

死蓋陰陽之互藏而生克之妙如此（）竹林鳥栖清詩[illegible]云[illegible]

鳥出同本縣大如雀聲正青黃鳴潤其名曰此云

客談漢嚴光之遇劉文叔宋种雲卿之於張德遠將無

同乎答曰二人皆德而隱者也雲卿擢園自理有隙則

閉門危坐人莫測識少與張浚為布衣交及浚為相許

紳濟以金幣欲強致之卽逍去竟莫跡所往紳濟及侖致嘆曰求之不至實深竊位之羞因作歲以識之曰嗚呼雲卿風節高於衡嶽子謝與之共濟當今山樂水杳邈不可尋是雲卿視子陵別矣谷曰人謂着羊裘有心然乎谷曰桐江之重寬緊元於子陵之高成光武之大節非出乎哉宋遵夫矣商潛曰今朝廷起禁公欲了此事雲卿曰恐怕他來便了蓋漢宋之際二人皆德而隱者也○楞伽註云眉之髑人療雖已愈遇風霜卽發人切慎之○物中有麟鳳珠玉人中有聖賢皆禀天地之精故麟鳳待聖人而出[illegible]而藏反之則殃

世紛紛言王學之流弊陽明氣魄大人他採逸道

之本原已自有箇的見主人須將陽明精切處指點出

求討箇證驗方可譏其所學何如不然只懵懂觀場逐

塔之談耳今摘其言數條以見陽明之學使覺者察焉

昔程明道因王荊公議新法甚怒徐曰國家事願先生

平氣荊公服之亦此意

陽明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

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其言謂心之虛靈自然知覺處謂之良知這便是意意所發的事謂之物雖亦是事物卻在念頭發處指為物也

陽明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且

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道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道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道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其旨謂理不外於此心此

心之動念處無一毫私欲即是天理陽明以念頭處無欲為天理亦見道矣如天雷無妄天道也聖人之動以無天不思不勉亦道也聖門唯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貢以下且難之今陽明說得太高乃聖人事人難過追討着

陽明曰至善只是就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

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曰如事親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其旨謂只在念頭上做工夫如顏子為仁只以四勿請事也且如不遷不貳正是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的工夫恐閔賜亦未易許然陽明論聖門心學亦是

陽明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者得之其旨謂至善即吾心之本体也然雖在吾心講求亦須應事物上去故曰亦未嘗離却事物朱註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亦須吾心上探討箇定理而應之豈專执着箇事物上求之恐讀者未理會透晦翁之意○陽明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存天理即是明明德陽明祇緣格物二字與晦翁梗人便駁之若庇心理會去二說皆吾聖李正訣陽明辯格物謂格去也是向裏念頭處去了私欲此乃是賴乎事親須子擇善以拳拳服膺傳文以約於禮一擇字博字豈不是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也所謂克已復禮也晦翁註此且說出箇字於天理人欲之際甚用然矣晦翁解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是件件將心去說所取友問辨請益此正是格物工夫曾子曾亦從此造端又其一唯則尋到源頭免大都晦翁註釋多從此處著說不與

人論道今駁王而執朱非吾本也陽明說於中庸傳授心法有訣焉

陽明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陽明講孝千古新話

不出此也所謂知行合一也此孝須是真心的人終做得如中庸云亦孔之昭不愧屋漏方是下工夫故陽明曰大孝之道誠意而已今一種人以講孝名重因託身門下他日一得仕進大解纜放恣不復僭而且者所以令人薄道孝

薛西原蕙云陽明曰心之本体無分於動靜此論殊非蓋謂之未發非靜而何謂之已發非動而何動靜太分了大抵陽明之言儘有好處只說到未發那全欠理會寂然不動等語心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兼事說心之本体為靜明矣余曰此段陽明之說是也心体原是無分動靜余最愛邵堯夫見道理最透其說指夫一動一靜之間而主乎動靜者為太極以見造化之心說得道理甚盡蓋寂然狀其靜時如此耳心非還此寂然也寂然而有動之理故謂靜非心之体不可謂本体專在於靜亦不可觀坤復之際見天心則知人心不可分動靜○

薛西原曰或云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休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此說近理悉西深所指不同○薛西原曰攝心者所以習無念也始則有念閒之久則念慮加少而漸至于無念此攝心之成也又曰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久頃之不同其實一也蓋攝心之初便是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念耳舊看攝心與無念不免牴牾元來攝心便是習無念也如此說甚明無念字似合不逝許守古忠西原之意專淡在寂靜一邊○薛西原答友人書云宇宙之間惟有一物長存不壞為天地萬物之主豈是別有一物也惟此一物是原靈故惟有一法說無為夫此

一物不可以思惟而求不可以修為而得以思惟求者攀緣之妄心也以修為得者造作之幻業也妄心幻業生滅不常豈能常存而不壞耶夫人分未分守[illegible]靈於太極太極之妙已不可加矣今加之以人為之智力反有過太極哉古之人有見於此所以貴夫無為老子一書皆此意也西原尊信老子只此其言不可勝舉莊子曰思無慮始知道處無服始安道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傅大士頌曰漏識修因果如何得久長[illegible]繹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如大洞黃庭之說有為[illegible]求依

其說而行之斷非決世之愛長生者方生多引古學以惑之則精搖之淘何異

俗之營營耶故凡有為之法不惟不能養生實是動之

死地耳充說猶如公既有取於棲雲語錄而又酷愛黃庭等

經則於棲雲之實知之未徹常情喜長壽故讀黃庭諸書遂動其情然便酷愛此而

又取夫棲雲語錄者見悟覺見死生之訣若實見得必於彼而取此也前一二年僕尚有

此病故看古人書不分曉今歲始漸知下落從觀古人

書乃句句相應耳且所謂積精累氣以成真精氣亦形

而下者此語誘人未有滯於形器而可以後天地而不老也

以為愈疾安樂之法則可可與求長生若道若以為究竟之法

其差謬以千里[illegible]故述之〇上古蒼頡視鳥

跡而制字畫黃帝聽鳳鳴而生律呂然則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其理耶理貴自然○薛西原寄劉正叔書其略云嘗觀內典希想於真如不滅之境此一言固要緊語也佛老之道豈遠於人乎雖孔孟之道亦然謂之卑固也其於向上一路乃生民性命之原聖人神明之德其高無以加矣佛老真聖人也彼自為佛老家聖人兩原尊之則過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体心之常也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變字只當非特心之体用之變宜先夫靜也動之感者其時不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于密之時也先聖後聖之心學如是而已此

何與於禪學古之學人同者也此標渠耳然未發之
理窮之而愈深測之而愈遠世儒之學不知反求於心
者無以議為也間有服膺身心之學者曰酬酢不遠其
則者有之曰主靜以立大本則未也周子其庶幾乎程
邵次之中庸之書所約而義微世儒知之者寡獨程子
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其他載籍不與焉故曰放之則
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自程子之後其學漸微子思說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見吾性原有喜怒哀樂在內特狀其未發時而名之曰中今西原截去四字只說箇
未發之中是其中豈非空寂耶皆以為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為至
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庶物人倫而不可以盡庶

物人倫也既云貫又云不可盡似與形而上下之說相悖夫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遑其及他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有妙道豈惟不知佛老亦不知孔子也性命之說孔子孫其端矣未數數然也雖老子亦然其極談者獨佛氏之書耳世之賢智之士若欲為篤實忠信之君子如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孫明復徐節孝則求之儒者之學有餘矣若欲真知心之所以為心真知聖人之心所以為聖人真知真心常住不生不滅之道舍佛氏之書而能求者殆無有也說到此說得過大未發之中聖人所不同乎此所謂真如不滅者兩

引未發之秘論簡 佛氏真知不載 實有是理而世莫之知也生死亦大

矣視文章名譽富貴之稱不有間乎子路問死程子以

爲切問是也君死而斷獄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

以知死爲答矣 吾道可謂經恐世知識或哉之 朱子躬行實學今人萬

萬不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曾實透此

關故理會未同異平生于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詳解得

盛水不漏晚節末路胷中異無得力處却索之於方士之

術不亦惜乎 朱子註參同似今人疑奇頌 悟性命根參同亦鑒呼乎 夫不知性命

之說豈知聖人之道乎此猶卑佛之說矣豈知方士之

術乃佛氏所甚卑乎以此觀之則朱子者非獨不知佛

老之書想是莊列之言亦討不着也盡此可以為鑒矣然使吾人苟無一毫悅生惡死之心則二氏之書正可束之高閣須未知佛氏本無生死之道終不能不為生死所動借使不動强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脫生死在佛氏之心學將餘事耳

屏山作孔子論以了死生一段作孔子大事遂論及之所述語不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以是論吾孔子盡之乎曰孔子固未嘗不了死生而了死生又不足盡孔子且及曳杖而歌之事吁屏山之學可知矣淺陋哉此論不當貽萬世也屏山之

言語固千古案領會矣其宗惟在惟默乃然自得四之
嘿然之白在山門所得最深又曰真志在於儒真理卷
於徐真所發於當真樂生於淺此舞山之樂在是亦從
佛老中來○薛西原云程子曰道之外無物非物之外
無道是自明曰理不能外事非事不能外理是二言皆
未是何則事即心是也心即事非情即性是也性即情
非由此說推之則程子曰以之是非亦得而定也蓋可
謂陰陽即太極不可謂太極即陰陽推之程子謂亦器
器亦道亦非定論如何余曰此處西原亦見得透槪周
子太極圖便無此說若數薛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說道器何是聖人天然之妙釋曰他學謂
色即是空可笑謂空即是色則亦不可乎曰他學只要
說到空了不似吾儒說道所當然必有所以然者以說
出箇道理來故他學謂空即是色者只把色都是幻向
說箇空也與吾儒論道絕不同
戴經人德而云我朝只有仁文公殆者書也故後學者先入
既深卒難了達此說亦未可盡祇經也但人讀其註能
於無所不悅之中而致非助我之違使自有啓予之妙
不然將朱子只管箇話頭了○薛文清曰釋老之高只
是無次後其自多人以為異端所小闢釋老者當[illegible]

子所以治卑父也有出數十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出郊數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內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及之卑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余曰迎不迎賢以禮而賢不賢尤視其人謂迎者不賢而賢者不迎先以是着了念頭則不可令于迎者椒執滯而曰未必賢又豈子賤之心乎呂涇野執此稱為至公之心未也一涉有念即非公此等處當以至正之心持之便不為諂說者所移○晉顧紳苦私財鄉里多負其貲顧覬之其父也於紳不從及覬之為吳郡誘紳曰我常不許汝出責今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可及我在

郡時為汝曹之緡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睨之悉焚

券宣言負三郎責者皆不須還逆緡償數彌月又郄愔好

積錢至數千萬一日開庫任其子超取之超喜施即出

庫錢以給親識殆盡大緡無庶子超有貪父清白家聲

古已難哉○宋書云石鏁可毀而堅不可銷冊雖可磨

而朱不可滅蓋不銷不滅使見物性王泰謂范中書彤

神情澂瀹為不近人情似亦有之○客問今詆貪者只

云要錢不云要錢何也曰觀韋帖云錢者金將之名史

云對三錢之府又金錢愧心皆金幣也非今時所鑄錢

故直以此名貪○漳定山泉終身被蒙名爲累初仕即

弼不賦元齊燈是黔步旅得力處論判楚陽尋改行人
時若自度其志又度其時因度其進止苟無恣於道而
已以親老去位山居三十年不起時有吹噓欲媾以奇
禍吾道為何如耳泉撰其祠堂記云觀先生之學宜與
白沙先生同而白沙先生嘗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
不曾相與問學不知後問林緝熙否緝熙又何以告之
此猶若有未盡者何耶又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
忘言以默識默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
言之召禍也故應召以混世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任
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存身乃先生

則超然而還大化矣蓋甘泉謂定山以此了一生今考定山之學未審何似抑亦於詩所得多遂推於時爾丘瓊山欲敘之亦忌其名也質信呂懷撰定山祠田記云先生嘗以橫渠老筆自許愚竊為之說曰先生之言高明廣大得於天質之美為多橫渠之言則精思力索之功所造深也又曰橫渠廣大精微蓋顏曾閔冉之亞也先生七十子才高意廣之流若巾石呂懷號之論亦定品云○今士人俗氣壓卻慷慨沒名利中祇以飲讌歌放為重箴然以其名利之心將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更將得志事小求張茂先有劂詩云經牢之長貫累千里

北靳戰國策謂千里之長繄以長索則不可千里若在人經穿於車輪分之、而難千里之行又觀玉林戒孫巨源於元豐間為翰苑與大尉李端愿往來尤數曾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數十輩蹤跡得之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公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入院幾二鼓矣遂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記別遲明遣以示李若今則考察者必以戲飲宂奏疏矣前輩風流如此然亦不失高標余隆慶辛未春赴京過衢州適御史陳燕野樹巡至因留余余一日飲同年陳小愚副使觀酒于石鼓時姚門弘以督學亦在飲小愚出梨園二辦於

禹門請禹門命名弋陽者㢠廟菩薩盡者宗子京或曰䙥風在此假聳異者並以為飾也禹門淡然自若其度幾哉禹門性脩雅豁直溫粹鮮人雖當官歲毎留士夫讌必於山川奇勝處嘗謂余曰昨府官必欲先生何吹對曰府後廳禹門曰先生昨日甚苦亦是曳藝院一場余笑而然之孫巨源別意詞云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〇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

呂涇野柟評李空同詩集序評詩更不及詩只就他二跣之大者為骨則其美有在又何詩言哉此格余甚愛之若他人作此則將離騷以來詩家多少非貴矣可笑

[illegible]

賦足序書即如爲宋貴馬擬之而必全創之而先合[illegible]內士乃文行詩若多決之天下之奇材也予之實曰果有

人吉向使李子一爲定性之前頃附加飛孫一爲大李中猶即如曾退惜其力不加之手此耳正子曰人有定品

村有定格必居三一以衆之之悟恨子之翔手其論世也曰子知李子矣猶未了知之[illegible]也苦在弘治中天下方若

于二病三害六漸如人元氣受傷棘須療理然自鄉相以下莫能計也李子諸爲[illegible]皆未事許列其此紀貴賊

餉近仲不顧刑戮推與[illegible]生之逐焉及正德之初中閣八人日導武宗造爲逆[illegible]支游其心禍焉禍逸學徒備

抵廠歎而中有乃𠀤八黨然有捌衙以下莫能正也李子時爲户曹即中乃奏部部尚書劉公韓公取之

即令俦草杜車所[illegible]伏閣請除八閣排[illegible]君德之成焉印呼使弘治之疏行御病許告去而下可爲氏使正德

之取并即侍御所正而上可爲宗其爲志翔傳今[illegible]周行此當思可企而又也何郎於其思張手

夫賴其爲集乃已十背則亦杜之間精下則求賢馬之集世有千言之貫劍而爲除露之明者必物人[illegible]照

氣之味分而散糟粕之糞者則必然也月其力之不然乃其藝之未審耶故予每讀二頌而為李子驚服觀他文詩又悵然惜矣口李子存吾子不以尸許李子卢告子乃以足言有無而不病李子乎何非然也吾於李子生既不能救会死又若不能以盡言則為負此知友使天下後世知吾李子止可為曹既李扎草而不知究其極有如此之美也孔介天下之材如李子者幾人如李子之材而未究其極於天而塗人也則可行而備一交道也寧能忘于懷乎夫如李子之材未究其極也且如此天下無李子之材若乃或又遊其大而悋他手獨焉則又豈但為予之所惜乎樂然觀李子之集者能先請李子其詩一卷徐以讀他及其詩亦可以思過半矣○

薛西原曰聖人未發之中誠也純亦不已者也賢人未發之中敬也久而不息者也學者未發之中敬也日月至焉者也愚曰不然未發之中聖愚一也聖人則純亦不已大賢則三月不違仁其次則日月至焉如此說更

肯然西原於未發只何嘗說絕去念慮耳○

薛西原曰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允不曾理會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体也致虛極守靜篤為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為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為是恐曰西原非也陽明謂此心自然之覺為良知豈不是本体豈不是一誠意格物以致此良知豈不是用豈不是貫然時稱疑陽明於禪況西原耶老氏致虛歸根祇是求玄伏氣人謂其脩命而西原欲斂束精神則宗之今反詆陽明不知是他心不公抑亦見不真○

薛文清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秀才一得第輒仇經書不顧如敝屣然興士人之身心事業概如文清之嘆也又曰學後世之詩到工處止做詩人學聖人之道到極處可以為聖人愚謂今人却肯傾作詩人邦伯李杜聖人客曰如何曰詩易就史易起譽然今時却少高名家者又曰凝定最有力又曰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又曰閒外識只當自修自省竊謂人能勉此便大有進又曰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待之不可忽慢竊謂忽微賤之心放之凌虐無所不至又曰稱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為外物動矣竊謂此事雖若淺近却於流人德業處不淺近見上縣令陞內同鄉作直指使乘選得門齋剡一日坐堂上大吉曰御史說話評門心器以日代我開解

[illegible]
我如何不許己品[illegible]
緒衣[illegible]楚府奇理附壁[illegible]
之濠易盈易緊如此容笑而對曰[illegible]今者謝安福剛哉
唐也器十箭一書便動了其人機[illegible]探剝者
求名而名快之當其謀審理時人稱快焉　又曰名利
關誠實雖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眞可畏也又曰
忽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又曰殺重之人德
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孔子敎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
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孟子大賢多就自己道講上說出來與人
又曰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爲淺故君子貴學
知道
王陽明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

如管中窺天必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踧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陽明書以動氣或謂陽明亦因與時忤而為此言然竊見此等氣象在浙進之士動血氣者往往皆然也余卜蘭江東喜與客談亦喜聞客之談日間相與談之客沉心虛應者雖無亦可嘆也○宋劉愚之妻徐氏求聘時母欲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因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無少怨一日愚懷白金以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汝若盜盜出以示則未修也乃已吁一女子耳而不易

心士人豈可以溢泉而敗節哉○古人比德于玉叩之其聲清以越故佩玉以養德後世但珍之以為寶在上挾之以驕爵襲古重玉之遺意而忘其德也○客談為人孝弟章答曰有子之意謂道不必於外求只求之此心者其本也為人者果能孝弟即此一念之愛親一念之敬長則其心中似春之融如元氣之溢應酬日用豈復有犯上有作亂之事是知天下之道其本惟心而已君子養心之學一而不放精而不雜則心体完固虛靈妙用一理順應其炊無窮蓋生字意漸漸最妙即此孝弟其為仁之本乎此仁字有子只就那不犯上不作亂

見箇愛的意思○從那孝弟生出來○故謂之本○然未足以盡仁○客曰晦翁凡事專用力於根本何也○答曰事事點檢去求箇根本○終身只恁地馳馳○且不知根本在何處○吾聞之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昔人置褸婦人以頭男子方頭員義曲順也○孔琳之在宋著論曰不恥惡食惟君子能之肴饌尚奢者為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宜而此風未革○所甚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以之單産○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琳之言切中時病也予謂讌會侈矣而一念敬賓輙不敢裁因述以見意○

水北曰汭孔安國水南曰陰谷梁傳擳音聶撳音煩撳擳中制也○

文昌塔小說

萬曆甲申祁陽建文昌塔于江東議者云需玉帶或金帶諸寶以注塔井爲鎮一時無從或難之余曰有是哉塔固佛氏所謂一陀羅縹也以迷執迷以妄著妄曷能自心現量乎叩印潛玄乃思理緣無際靈測匪幻佛心成果聖藏通機乃敢不轉積集不離自根作銘於似玉爲欵華識以欵金顯位載以添匣表以佛圖冥護不息祜力何極免衆生玉帶爍爍隳兔牛忠議云耳

言出士箴余曰汝畔吾聖教耶對曰非也理無彼此也今貼彼教以正彼嬳耳吾聖教自有六經服行之豈敢畔乎

銘曰

心生生滅相　於塵滅名符　卓卓寥太虛

失理迷真據　執迷逐識緣　無有解脫義

金液坎之宮　玉爐石之關　玄珠離妙淵

琉璃貫大地　佛光天地立　佛坐天地位

因緣起浮屠　不緣金玉顛　為汝說傳衣

傳衣今不識　[illegible]後亦難定　不蕩不識悖

八萬四千井　箇中井心亂　分別別識迷

無分別識智　兩目[illegible]識[illegible]　影落落未端

佛門

又曰聖人如鏡不將不迎又曰覺照於流潦而照於

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此言沉思之便得理弃與

不逆詐一章同悟便是須了如愚而知十氣象

嚬音頻 吹 嗷音 喚 啼 憹漫衍訑 阿那腰

舒遲 蹀躞 蹁躚 行貌 流眄横波 女子 媚 睨 邪視

女子衣 鴛 ○宋高宗建炎間載癸

州和買絹折羅 因 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

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又宋蔣季宣曰蹤以好名爲

士大夫 之賢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

名誠使人人好名則義何 立 呼人主持一 之心 以推之千万幾 人

俗物語論共之[illegible]劉[illegible]以[illegible]歎
適傳言昔惆如自然流行於後世○宋史載朱壽辛
日與向與劉挍之同乾道中其亦被召問挍之去國乃
止○人稱奸險然惟險乃濟其奸宋丁謂貶崖州矣家
在洛陽嘗致書每自刻責叙國厚恩兼戒家人毋輒怨
望嘗致書洛守劉燁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
書不敢私啣以聞于上上見書感惻奸人既敗露猶行
私以祈回主怒然終明之俯嘗作何判屬○唐貴妃爲
假鬢首飾曰義髻（今之婦女假髻是也）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爲囚
髻（今大婦女頂上稱是也）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爲拋家髻

兮之婦女兩鬢髮下垂掩耳是也　〇閔字鄭註曰終也毛萇詩傳又曰閔息也〇神我而非我我神識而非識識皆歸其所天也性之者也邵堯夫曰萬水千山行已過歸來認得自家身

大将振百萬之旅而發三軍者望也松栢爲百木之長而祠門閭者表也故大将望重則敵却門閭表重則主隆

閒適劇談卷之三終